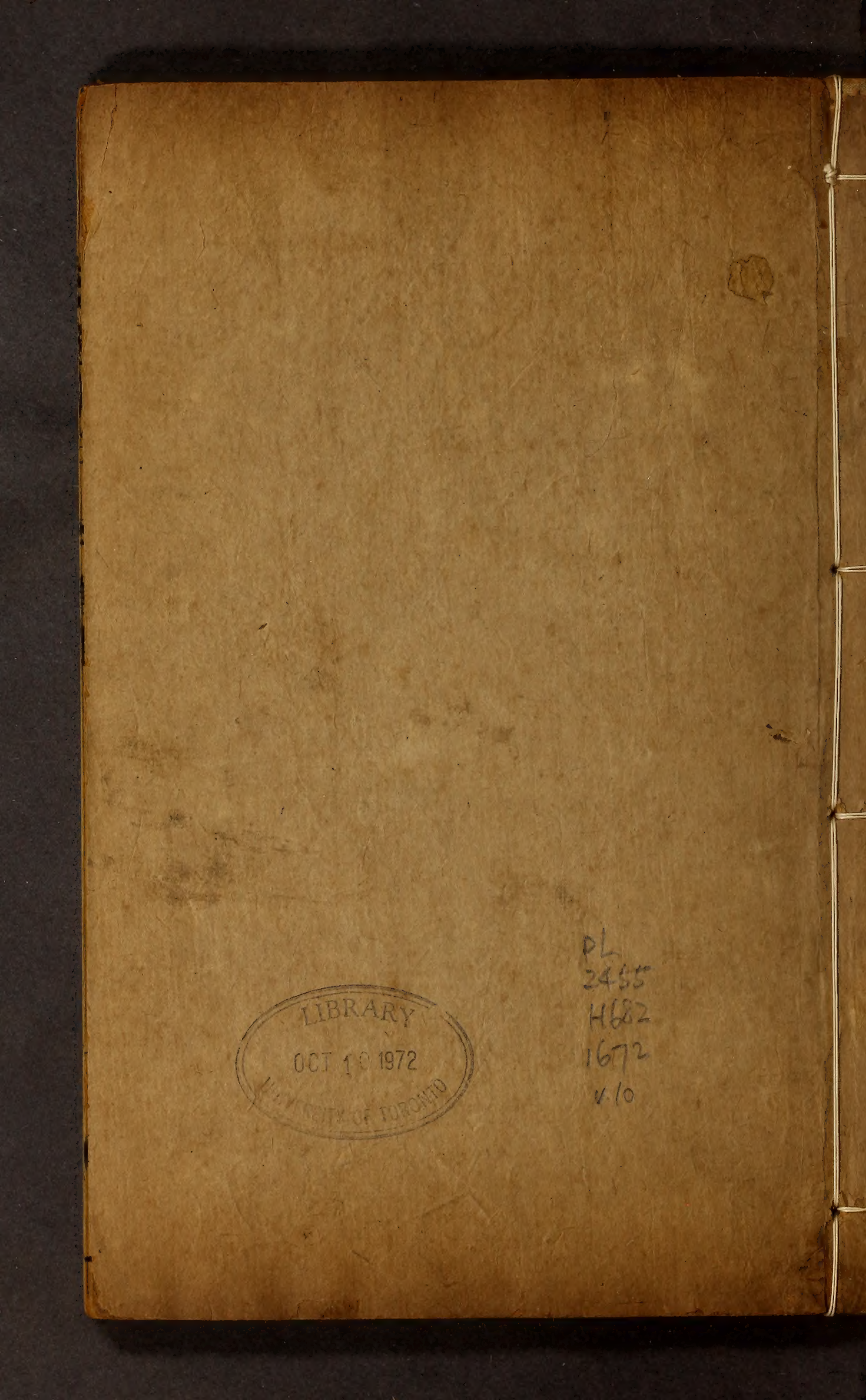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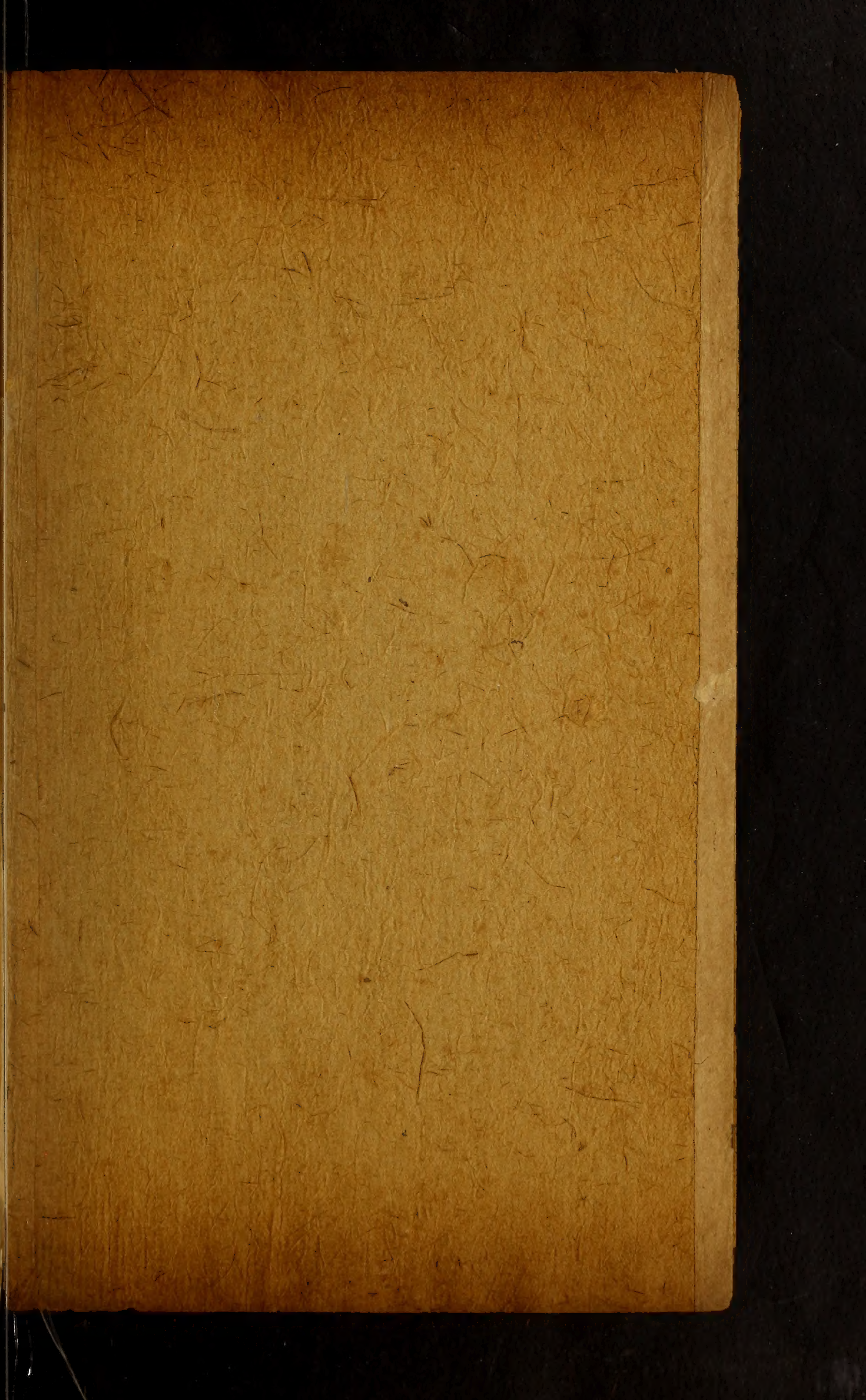






梁昭明文選卷之十

明吳郡張鳳翼纂註　延陵吳　芝校訂

解嘲

并序雄但知諸時人攀附丁傅董賢之爲非而不知他日爲莽大夫有甚於此所謂泊如自守卒成虛說以此爲嘲不知當何以解也

楊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丁明傅晏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附離即附麗言攀緣也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太玄經也泊如謂淡泊無爲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玄當黑而尚白將無所用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
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
符分人之祿析分也珪諸侯所執也儋荷也符信也亦貴者所執也紆青拖紫
朱丹其轂公侯紫綬九卿青綬吏二千石朱兩轓以朱色飾其車轂也今吾子幸
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
玉堂有日矣不諱謂無所忌諱言時清也金門天子門也玉堂天子殿也有日言久也曾
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
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電光謂辯捷速如電光之閃也言雄不如此
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

言以樹喻文也扶疏四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無間言至微也太玄經文意有深高大小如此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拓落猶遼落不偶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韓魏秦中山也六謂齊燕楚韓魏趙及秦為七士無常君國無定臣言君臣數遷易不常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言人擇君而事之如鳥舉翼振翮而恣意高飛也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

遁 范雎入秦藏於槖中顏闔不受魯聘鑿坏而遁坏普來切屋後墻也 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 頡音挈頡頏高抗之意鄒衍爲人雖高抗尚令世人取之以爲資 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 連蹇即淹蹇之意連去聲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 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西 前番禺 在南故云前 後陶塗 漁陽之地在北故曰後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候所以伺候遠國來朝之賓亦官也 徽以糾墨製以鑽鈇 糾墨鑽鈇皆刑法名徽繫也製裁也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 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故云倚廬結以結其心也 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皐陶戴縰垂纓而談者

皆擬於阿衡縰所氏切縰纓皆冠上飾也言冠冕之士凡有所談說者皆自擬於伊尹也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四鴈曰乘言朝廷得士不足爲輕重也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比干箕子微子爲三仁伯夷與太公爲二老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吳王不用伍子胥後亡其國越王用大夫種范蠡二人而爲霸主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五羖百里奚也燕懼言毅奔趙之後燕爲齊所破也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魏齊笞擊范雎折脅拉齒後入秦說秦王逐穰侯遂相秦爲應侯

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噤吟俱去聲卽囁嚅之意蔡澤就唐舉相舉笑曰聖人無相其殆子乎笑爲唐舉所笑也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左傳齊殺子糾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傅或倚夷門而笑侯嬴也或橫江潭而漁漁父也或七十說而不遇孔子或立談而封侯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爲趙上卿食邑於虞或枉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曰齊桓公

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或擁篲而先驅（方士傳言鄒子在燕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信與伸同）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窒隙蹈瑕言輕折挫也）嘗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惡異辟罪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史記曰歲課甲）

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觀雷聲火光但見其熱盛莫測其所以忽然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則不聞見矣此盛必衰之義也高明富貴之家鬼神瞰望其室將害其滿盈也攫九縛挐女加者亾默默者存攫挐執持也言執權用勢者必亾默默守道者必存也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庭宅謂精神道德之所居處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言若使古人易居今世我又易處昔時亦未知勝否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

蝘烏典蜓徒顯而嘲龜龍不亦病乎說文曰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俞跗扁鵲皆神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口亞免於徽索髂腰骨也徽索刑具也翕肩蹈背扶服入橐翕肩蹈背畏懼也扶服謂扶持而入於橐中也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介者間其兄弟使疏也抵側擊也音紙言雎間秦王兄弟扼穰侯而代之爲相當其機會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頞欺甚切頞鼻莖也於達切沫洒面也咽嗌也音益言澤醜貌也澤能入秦高揖范雎而說之奪其相位以得時也天下已定金華已平都於洛陽漢高祖也婁敬委輅胡華脫輓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漢書婁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說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輅謂以木當胸以輓車委輅脫輓言敬方委車而獻說也適會逢其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夫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得得君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故曰呂刑靡壞也言秦為酷暴漢興而蕭何制造律法合其時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

之世則詩矣詩乖也言時宜不同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章許史之閒則狂矣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爲金張許史皆漢貴盛族也夫蕭規曹隨蕭何作規度而造律法曹參隨而行之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坻丁禮切贍足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本可爲而爲則君臣不相違言必從計必用也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事本不可爲而彊爲之謂不適時也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藺相如完璧事也四皓

釆榮於南山四皓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采榮釆取榮名也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文君夜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爲富人居漢書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宴不來東方朔獨拔劒割肉卽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相如以琴挑文君故言竊炙熟肉也細君謂妻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賔戲并序

班固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賔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唯貴得名耳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傳叔孫豹之辭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

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巨炎反棲棲遑遑憂時之不濟也席不暖臥不安也突不黔不暇食也孔謂孔子墨謂墨翟也突竈孔也黔黑也不暇食故不黑也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取舍謂進退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莫版龍虎之文舊矣英華喻帝德也浮沉言其洋溢可游泳也湛古沉字矕被也謂被龍虎之衣也舊久也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卒終也攄舒也言其終不能似神龍舒其首尾振其翼鱗以游於高遠也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嚮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蒂都計切紆屈也衡門貧

賦之居也上下無根蔕謂無援也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鋭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絙以年歲毫芒細小也言慮盡大小以成其文章也然而器不賈古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當已乃願市此貨者所謂當家也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摛布也藻水草之有文者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亾有美謚不亦優乎朝夕之策謂目前之計也主人逌爾而笑曰逌寬舒之貌讀若悠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㝔㝔一吊切熒小光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

曩昔也馭理也侯伯方軌戰國橫鶩音務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謂之鶩於是七雄虓乎交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虓闞猛烈也游說之徒風飈雷激並起而救之飈風吼也飈音庖雷激謂口辯疾急也救之謂救諸侯之危也其餘猋必遙飛景附雲煜育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猋古標字雲音暈雲煜其間相爲炫耀扇揚也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搦磨皆自激厲也言當此之時不才者亦激厲以求僥倖如鉛錫之刀能一斷割蓋亂世易爲才也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齊圍燕燕將保聊城魯仲連爲書繫矢射之燕將燕將得書泣而自殺蹶蹶也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秦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夫啾發



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哇烏佳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啾口吟也投曲投合歌曲也淫哇不正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言人因權勢合於變通爲風俗所移易而乖迕於道不可通於政體非賢哲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從人謂蘇秦合六國以備秦也橫人謂張儀佐秦散六國之從使事秦也亾命漂說羇旅騁辭亾命謂逃命若范雎去魏也羇旅謂客游不得志也漂說謂浮詭之言騁辭謂馳辯皆欲感動人君也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三術謂帝道王道霸道鑽者取必入之義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奮發也時務謂當時之急務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

言據微倖乘邪險以求富貴也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齊細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古國凶人謂商鞅輩臨死敗皆悔恨之吉士班固以自託也韓韓非也呂呂不韋也賈國以商賈之術得國也說難既遒其身乃囚韓非作說難欲以為天下法上書既終而為李斯所疾因而死遒終也秦貨既貴厥宗亦墜呂不韋以子楚為奇貨謀得嗣秦後不韋竟以遷死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謂翦除暴亂也夷平也廓帝紘恢皇綱廓開也恢大也言開大五帝三

皇之綱紀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羲伏羲也農神農也規規矩也黃黃帝也唐唐堯也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同源共流謂同奉天子之化也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蕃滋盛也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吾子謂賓也曜誇也欲從堥毛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沇濫音檻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敦音頓丘也沇泉不出也濫泉正出也喻賓以小見欲窺我大道亦如小丘小泉度量泰山之高海水之

深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咎繇爲舜謨武王訪箕子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殷高宗夢帝賚良弼乃得說於傅巖之野周文王卜兆遇得太公望於渭水之濵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音銀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五達曰康四達曰衢張良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人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邳地名垠涯也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俟待也言上四人皆待天命神交匪言說之相信故能立

必成之計申其大功也展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高帝謂陸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我所以得之者何陸賈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號曰新語董仲舒以治春秋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莫見其面發藻謂著春秋繁露也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司主也籍書籍也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楊雄譚思渾天文讃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譚深也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宮中巷謂之壼婆娑乎術藝之場婆娑偃息也場講經藝之處也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亞次也言次於傳說太公之徒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

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春秋

哀公十四年春魯西狩獲麟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且

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方猶常也乃文乃質王道之

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愼修所志守爾天符委

命供已味道之腴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供猶全也腴膏腴

也言研味道德之膏腴天符天性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

汝言神必錫以榮名也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隨侯之

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

曠千載而流光也韞藏也言璧藏石中珠在蚌內歷世莫見及剖之則景曜英精遠而

有光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天有九龍應龍有翼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媟謂欺慢也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先賤謂在石蚌時也後貴謂剖之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用後終顯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推猶竭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鵲扁鵲也研計然之名也桑桑弘羊也以心計爲侍中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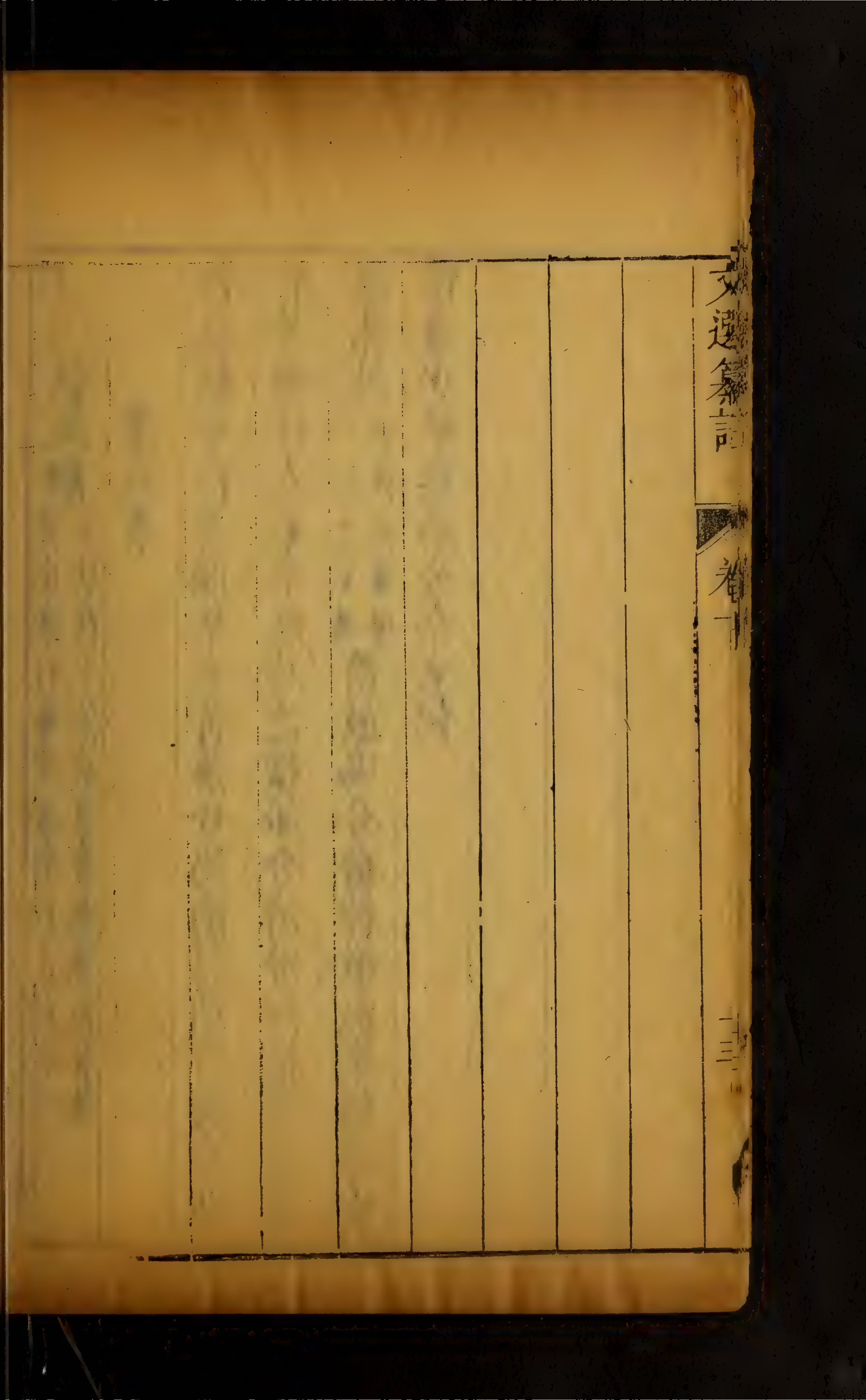
爾自娛於斯文 密靜也走主人自稱也厠間也彼列謂牙曠研桑之徒也

辭

○秋風辭 并序帝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歡甚作

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大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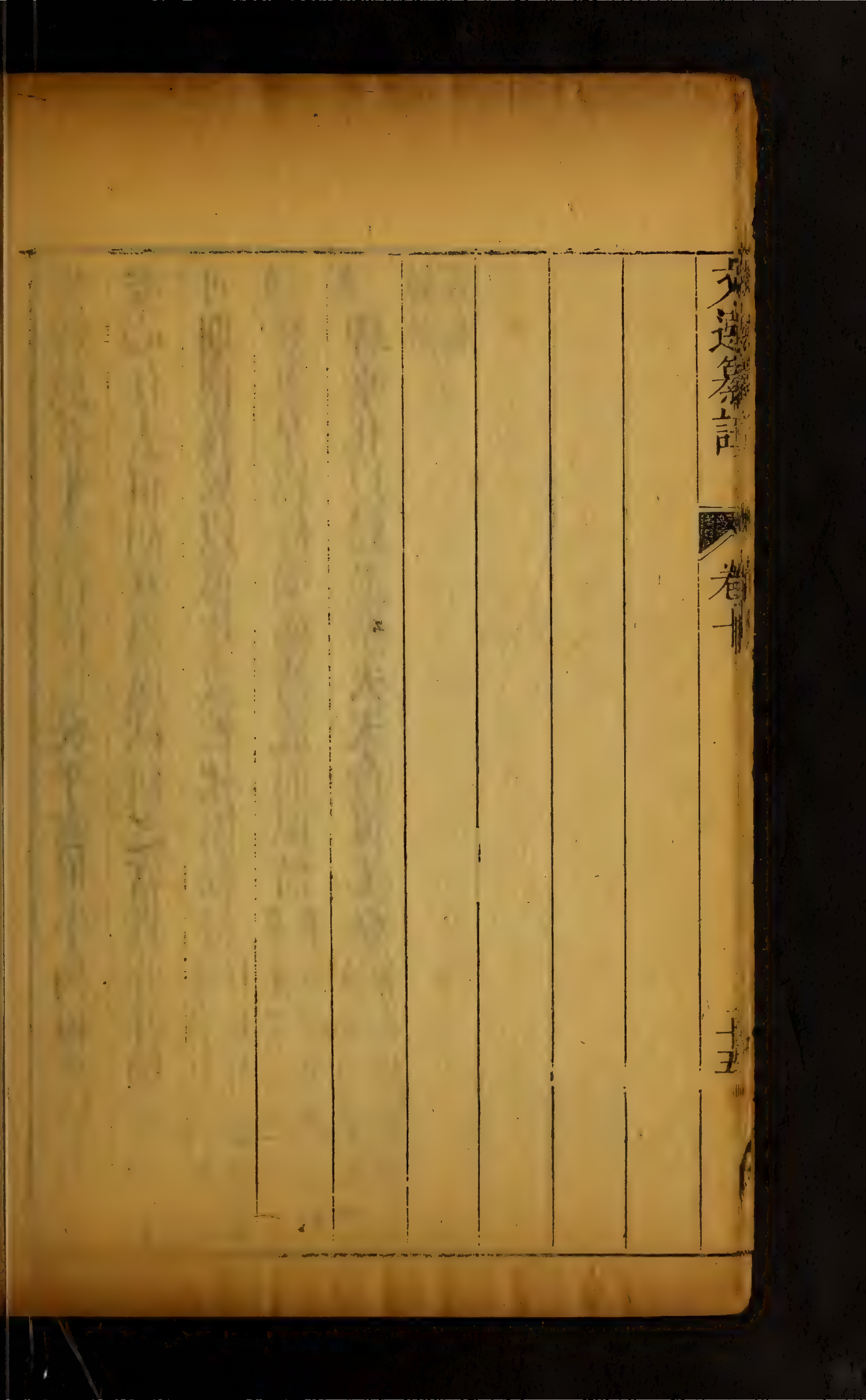
○歸去來辭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曰歸去來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衡宇所居衡門屋宇也載則也僮僕歡迎稚子候門稚小也候門謂於門首伺候也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三徑蔣詡事言又不行已就荒蕪也

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園中日游涉自成佳趣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一井爲疇有事謂耕作也或命巾車巾車有幕之卓也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窈窕紆曲貌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

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毛詩曰或耘或耔耘耔謂除草也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東皐營田之所也春事起東故云東也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乘化謂乘其運會也歸盡謂闗歸於盡也



序○毛詩序

卜商 卜商字子夏衞人也孔子弟子爲衞文侯師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音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亾國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不直諫也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即王迹熄而詩亡也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一人君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始者王道興衰之始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鵲巢騶虞周南召南

皆篇名也正始之道謂正王道之始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哀念也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尚書序

孔安國安國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遷臨淮太守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書謂字畫契謂符信也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索求也言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志記也言書記之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

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孔子即安國十一代祖故云先君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讃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職方輿地志之類也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討尋也訖至也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芟除草也夷平也言墳典之辭有煩亂雜錯者皆如芟荒草而平之有浮艷之辭者如刀翦而截之也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典謂堯典舜典也謨謂皋陶謨也訓謂伊訓也

誥康誥之類誓秦誓之類命顧命之類皆篇名總有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猷道也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魯共王漢景帝子名餘謚曰共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

斗文字（科斗古字也）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前漢時猶未有紙故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送官謂進於天子也）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

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魯國史官記事而有此名非孔子名之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繫者以下綴上之辭猶云某年繫於某日某日繫於某月也時四時也遠近謂年月同異謂事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錯舉謂四時不可偏舉故舉春以該夏舉秋以該冬也）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周禮春官之屬

有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讀四方之事外史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四方此天子之史也故下言諸侯亦有之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竹曰策小竹爲簡木版爲牘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韓宣子晉大夫名起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易象乃周公所繫春秋遵周公之典故云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官史官也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崩薨曰赴禍福曰告記注謂紀錄也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

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謂以辭害義者）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傳在前也）或後經以終義（傳在經後）也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依經辯理因經而發其義也錯經合異與經相錯綜而審異以致同也）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例即下五例也言左氏一隨經義而明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

要故也身爲國史漢藝文志左丘明爲魯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左傳中發凡言例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稱盟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此非左氏任意爲之皆經國之常典也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其者指左氏而言言傳於經之顯明者微而隱之於經之幽隱者闡

而明之裁其義理成其倫類皆據舊典凡例而啟發經義指行事之善惡以正褒貶也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承上文發義而言有此七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變例謂在正例之外也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左氏於春秋新意皆隨事發傳不以凡字起例者正以委曲而通暢其意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經無褒貶直紀其事故傳亦因之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發凡正例一也新意變例二也直言歸趣三也五例見下文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

人梁亾城緣陵之類是也引三事以證微而顯之說成公十四年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歸姜氏至自齊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蓋叔孫是族氏僑如是名方其奉君命而逆女則君命爲尊故稱叔孫及其與夫人俱還則夫人爲尊故舍其族而但稱其名此起義在彼也僖公十九年經書梁亡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又曰不書其人有闕也蓋秦人滅梁而但書梁亾所以見取之者無罪齊率諸侯城緣陵而但書諸侯所以見諸侯之有闕亦起義在彼也舍音捨

二曰志而晦志記也晦隱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隱也約言示制約言記事以示法制所謂志也推以知例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所謂晦也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引此事以證志而晦之說桓公二年經曰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

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蓋唐地名也二人共會則相讓而莫肯爲主會事不成故書至自某地也三國以上共會則一人爲主會事有成故書至自公會而不書其地故曰參會不地也宣公七年經曰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蓋彼我共謀征伐則以相連及爲文而書曰及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爲文而書曰會故曰與謀曰及也凡此二者皆約於一字以示法制因此推尋可知其例所謂志而晦者也參七南反與音預

三曰婉而成章婉曲其辭以成篇章**曲從義訓**屈曲回互從其義訓所謂婉也**以示大順**以示其道之大順所謂成章也**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引諸諱避及許田事以證婉而成章之義春秋以諱國惡爲禮多有諱避而不直述其事者故言諸以總之也如桓公元年經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傳釋之曰爲周公祊故也蓋許田是魯國朝宿之邑因創周公別廟焉祊田是鄭國湯沐之邑

二者皆天子所賜也鄭伯因地勢之便欲兩相易而
代魯祀周公而祊田之薄不足當許故加璧以易之
然魯不宜使鄭祀周公又不宜擅易祊田春秋諱之
但書璧假許田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此皆委曲
以示大順所謂婉
而成章也辟音避

四曰盡而不汙直盡其言無所汙曲汙音烏**直**

書其事所謂盡也**具文見意**具爲其文以見譏意所謂不汙也**丹楹刻桷**

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引三事以證盡而不汙之說莊公二十三
年經書丹桓宮楹二十四年經書刻桓宮桷傳曰皆
非禮也桓公十五年經書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曰
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莊公三十一年經書
齊侯來獻戎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凡此三者皆
有書其事具爲其文以見譏誚
之意所謂盡而不汙也桷音角

五曰懲惡而勸善惡者
貶之示其懲也惡者旣懲善者自勸**求名而亾**爲惡者欲求得名而名反亾沒**欲蓋而**

章爲惡者欲掩蓋其名而名反章露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引四事以證懲惡勸善之說昭公三十年經書盜殺衛侯之兄縶襄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公五年經書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經書邾黑肱以濫來奔蓋春秋之例非命卿不書其名齊豹衛國之卿也忿衛侯之兄而殺之欲求不畏强禦之名耳而春秋折之但書曰盜則是求名而亾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非命卿不當書名其以邑來奔求食而已不明名之著於春秋也而春秋故書其名所謂欲蓋而彰也此二者皆懲惡之事懲惡所以勸善也推此五體推而廣之也前言情有五此言五體者情言其意體言其狀其實一也以尋經傳推廣五者之體以尋求仲尼作經左氏作傳之意觸類而長之以類觸類而增長之長于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此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見人所行之事蓋春秋始隱公元年

終於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也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或曰設爲問難以發下義也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如所論謂杜氏言仲尼因魯史舊文等語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膚淺也言諸家更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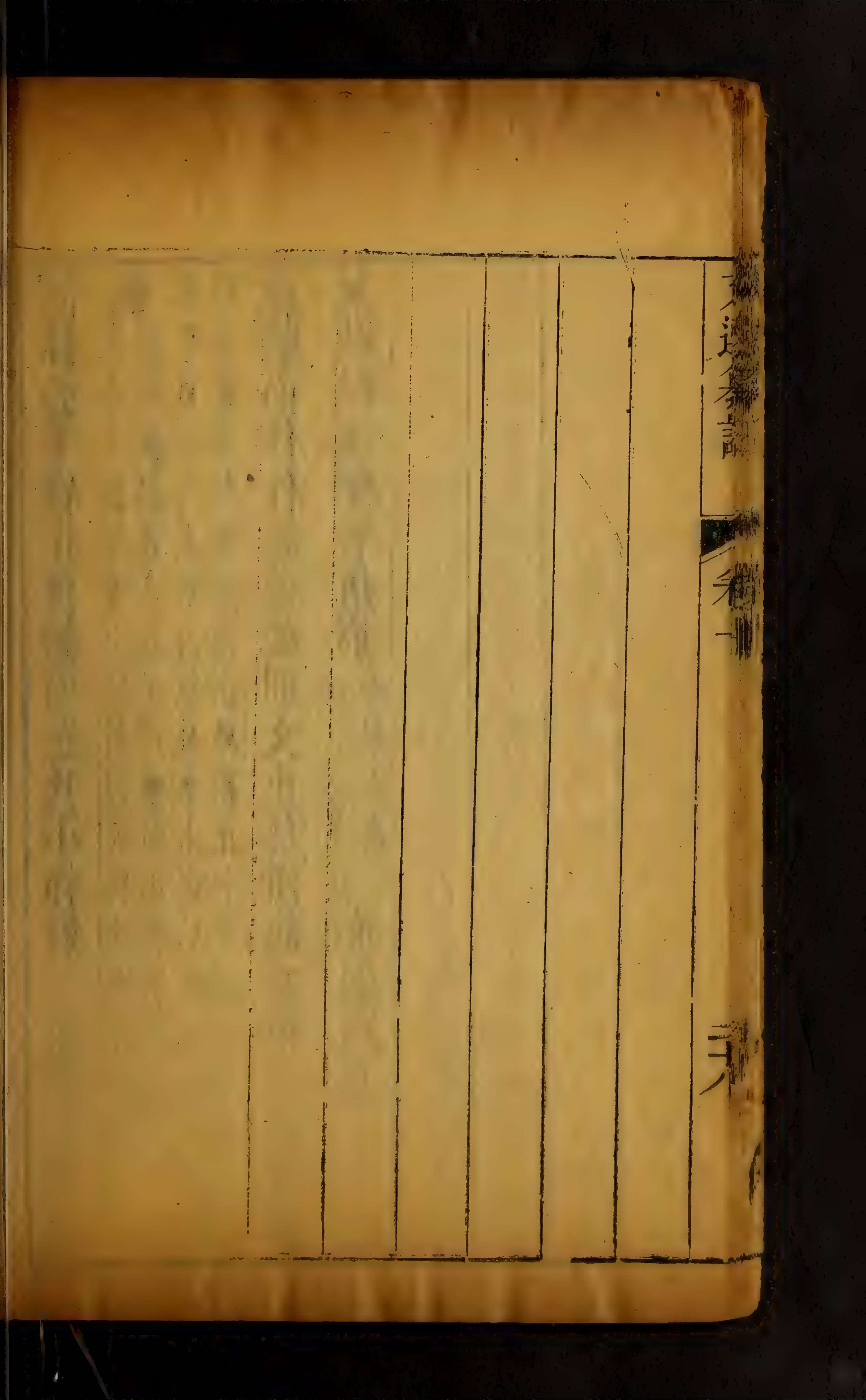
引公穀以訓解春秋是適足以自亂終無益也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襃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子駿劉歆也景伯賈逵也父徽字元伯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逵作左傳訓詁惠卿許淑也亦治左氏春秋末有潁子嚴者子嚴名容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

第歷數相與爲部諸例謂不在凡例之內者地名謂輿地沿革之名譜第謂世族圖譜歷數謂甲子以類各爲一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周自平王東遷故云東周周始王隱公名息姑惠公長子攝王國事以遜其弟故曰讓國賢君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

釆周之舊以會成王義王義謂一王之大法也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

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叛之數哀公十四年書小邾射以句繹來奔事在獲麟之後若獲麟後亦孔子所修則小邾射當與庶其黑肱牟夷同列而爲四叛矣今止稱三叛而射不在其數則知經止於孔丘卒者誣也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此引公羊語而駁之也亦無取焉



〇三都賦序 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序

皇甫謐 謐字士安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

玄晏先生曰 謐自號玄晏先生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伸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 紐系也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

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寖頓（頓壞也）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恢誕皆大也空類謂言不附實但為空大）

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克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非方之物謂所述非其地所出也長卿上林言盧橘夏熟揚雄甘泉言玉樹青葱之類）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祖者宗習之謂也構作也宕過也非一時言久也）曩者漢室內潰

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爲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作者謂左思也瓌美也琦大也言吳蜀以擒滅比亾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梁岷二山名荊南荊州以南也中區中國也衍大也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二國吳蜀也家自以爲我土樂人

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挍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自以為采泯皆非通之人論也作者又因察其上之

論正之以經術之以王道其為士所由可得而圖

而校讎圖籍而可得校記而録之盡也哉

○思歸引序 思歸引古曲名崇爲太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今選中但採其序而不錄其引

石崇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崇爲大司農坐未被書擅去官免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遯於河陽別業肥遯易遯卦上爻辭漢作飛遯別業別居也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

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欲復見羣羈婆娑於九列謂仕宦如以物牽引而羈繫也婆娑游處也九列九卿也時崇爲太僕卿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也黷媟尋覽樂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引者衞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得心悲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豪士賦序 豪士謂智勇人也機惡見齊王冏自矜其功有纂位心因賦以諷之遐中

但錄其序不載其賦

陸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 域猶云力量也 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 桓子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爲足下有所悲于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遊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

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葉欲隕而不假烈風故云風之力寡泣將墜而不繁哀響故云琴之感末是故苟時啟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徵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我之自我即爾爲爾我爲我也相物猶相形也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言至微也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

物隨其俯仰神器天下也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任出才表言位重才輕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期皆期於是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不免猶云亦然也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漢書宣帝祠孝昭廟是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亾在渭城界中夜袨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袨服黑服也楚將項燕爲秦所殺項梁與諸侯引旗誓衆約將滅秦以報父讐阡陌道路也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言人主威柄素爲人所服者尚不免有意外之變而況人

臣假天子之權者能保人之不謀我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衛獻公時政由大夫甯氏不由公族但祭祀則公主之而已此忠臣見之發憤人主不能久堪也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君奭召公也鞅鞅不悅貌公旦周公也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召公不悅疑周公有異志魏相封高平侯班固述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博陸侯霍光也初管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信而疑周公宣帝見高廟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

若刺在背言周公霍光所以致君疑懼者豈不爲臣勢彊而然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周公霍光皆危而得自全傾側顛沛言危也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伊生伊尹也文子越大夫文種也皆誅殺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謂周公也篤厚也穆和也懿美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謂霍光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去聲聖哲所難

平聲者哉饕貪也道家所忌知莊子功成者墮名成者虧之類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申宮警備見左傳猶云戒嚴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賈買也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直氏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偃仰驕傲貌瞪直視也夸世謂夸其功能於世也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徒知前日之功可以自矜不知成敗之理自有運會也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

醉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巳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狥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游子謂游宦之子也）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借猶假也冠來籍謂將來書中首稱也劭美也愈益）

也此之不爲彼之必昧此謂引退也彼謂貪位也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河海堙爲窮流喻目前之勢雖大亦有時而困阨也一簣積成山岳喻嫌隙雖微而漸積以至於大也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荼毒之痛謂受刑也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〇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顏延之作序

顏延之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巳殊鍾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拓廣也葉代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函夏中國也言有宋奄居中國也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宸居帝位也言文帝以聖文之德承歷數繼先帝之位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

兆在馬周室既興卜年七百漢文紀曰王卜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爲天王遂即位爲文帝宋爲漢後故云宗漢言宋祚將與周漢同也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正體謂太子東宮曰少陽王宰太宰也哲智也晷緯昭應山瀆效靈晷日影也緯五星也山五嶽也瀆四瀆也效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五方雜遝四隩來暨五方四方中國也雜遝人物殷衆也四隩四方蠻夷也暨至也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言選賢才以居職立親戚以爲公侯則擇其美行可法則者施命謂行令也酌取也故實先王之道也大予協樂上庠肆敎大予樂名協和也上庠儒學也肆行也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品品秩也式猶法也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國容百官之儀也眡令謂觀號令也象物謂象熊羆虎豹之威猛也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箴戒也闕闕失也記言謂言則左史記之也校文講藝之官謂文學侍從之職也采遺謂采拾遺闕之事輶車朱軒使者之車也懷荒謂使者能懷來荒服也振遠振起遠人使歸化也論德論天子之德也赬莖素毳昌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赬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木也共穗嘉禾也皆太平之瑞也史書不絕言常有之遠方之國山作棧道海濟舟航踰度沙漠來貢土物府庫之內每月不絕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燧烽火也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迴面受吏穹居之君匈奴也卉服之酋南蠻也內首迴面皆賓服爲臣也稟朔

稟正朔也受吏謂受郡縣之制也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天子出入日警蹕夷平也表裏內外也穆和也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宋居江東故將欲移都於中國也縣都也中宇中國也張用也岱山也郊南郊也將欲用樂祭岱山拜南郊也增類帝之宮飾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禮記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類祭也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望屬車者望太子來也塵者車塵也日躔胃維月軌青陸此始謂三月之時也躔次也胃星名維畔也月令云季春之月日在胃青陸東道也言立春春分月從東道也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祇天地也言春時是天地發生萬物之時君王布政惠和之日也后君也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甿之願抑以二王于邁

出餞戒告言天子思答上天之心以惠衆人之望加以江夏衡陽二王之行乃與羣臣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掌故掌知故事者司歷歷知時歷之官也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周公禊飲于洛南除輦道北清禁林除掃除也輦道天子行之道也禁林苑也左關巖隥都鄧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關據也隥阪也梁橋也言潮水之上作橋亭皋謂野作亭也芝廛芝田也洛陽地名言亦將跨越之也漢武帝太液池中有高山言我今以彼池爲苑包懷其高山也松石峻峗古毀葱翠陰烟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陰烟山中氣也游泳魚龍也攢萃集聚也翔驟鳥獸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也離宮天子出游之宮設衛宿衛也徼巡也旌門洞立延帷接枑旌門以旗爲門

洞通也延幄謂列帷使相接而廻互也互行馬也閱水環階引池分席分席謂水分流各至坐所也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徹緹騎搖玉鑾發流吹春官掌禮之官聯事謂供職也蒼靈謂春初句芒也奉塗謂前驅以清道也秘駕天子馬也徹引也緹騎金吾騎兵也玉鑾天子發駕也流吹笳簫之類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行所即行在所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紅旗委旆帝暉天子之光也臨幄坐於帳也軫停也委安也肴蔌速芬藉觴醳亦泛浮魚肉曰肴菜蔬曰蔌芬香也藉重也觴醳酒也泛浮言多也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銜組樹羽鐘磬格兩頭刻爲龍頭以銜絲組又樹以羽毛爲幢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

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四上謂代奏鄭衛也六莖顓頊樂九成韶樂也龍文飾轡青翰侍御龍文馬名見西域傳青翰舟名見說苑華裔殷至觀聽鶩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裝藻野袨服縟川華裔內外也殷盛也鶩奔也言侍從之衆揚其衣袂則如風吹山舉其袖則蔽川澤而成陰靚裝美人脂粉之色袨服美麗之衣也言美人裝服映其川野成其文藻也縟雜色也故以殷隱賑軫外區煥衍都內者矣殷賑富有貌煥衍多盛貌上應萬壽下禔氏移百福而筵稟和闔堂依德筵席也稟受也闔滿也言羣臣皆受天子和平之樂依天子仁惠之德也情盤景遽歡洽日斜盤樂也景日影也遽疾也洽合也金駕總駟聖儀載佇

金駕天子車也總駟謂聚其駟馬將駕而行也**帳鈞**聖儀天子儀也載佇謂盤桓未去尚惜此宴也**臺之未臨慨鄴宮之不縣**鈞臺夏啟會饗諸侯之所也鄴宮周康王朝諸侯之宮也不縣謂不作樂也縣與懸同**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鳳闕闕名爵園鄴都園名言志欲平中原也**竝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楚子木問趙孟云范武子德何如對曰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言天子作明可當須德而無愧也

〇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勅融爲序

王融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 易豫卦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鈞天乃天帝樂 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 易乾卦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既位謂飛龍騎天子得位也氣元氣也 是以得一奉宸道遙襄城之域 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襄城黃帝問道之野也 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其獨適者也 元善也體善則大謂堯也堯出游見四子於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 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 夏后帝啟也有馬號兩龍乘游

於瑤臺之上以饗諸侯周穆王名滿故云穆滿言乘八駿以游行天下如舞馬行觀瑤水瑤池也穆王游於崑崙山見西王母宴于瑤池之上言此二主有宴饗又不與天下共樂

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握機執天下之柄也創歷改正朔也誕大也貳宮卽貳室也庸用也太室明堂也言考用才能於明堂也

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幽明獻期禎瑞見也雷風通饗陰陽和也堯得舜贈以昭華之玉天錫禹玄珪刻曰延喜之玉言此二寶皆在齊也

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待洛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太坰古螢之慙周書丘或爲苑武王克殷將度邑自鹿丘而歎成湯卽天子位還遷九鼎於亳都至大坰而有慙德歎與慙皆謂以臣伐君也鹿丘大坰並地名言齊受宋禪而非征伐也

紹清和於帝猷聯

顯懿於王表（言能繼清和之德於五帝之道連明美之理於三王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毛詩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駿發爾私又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謂高明之德啟發其禎祥安定之道堅固其基業也）皇帝（齊武帝也）體膺上聖運鍾下武（下武謂文王之下武王繼之言武帝能繼先業亦如武王繼文王之道也）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淮南子語）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神聖猶神道也景炤也尚書曰柔遠能邇柔安也）澤普氾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昃弗皇暇食）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莊

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靈圖天子位也言不以天子之位為泰孟門山名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儲后太子也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斧藻謂修飾也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漢書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問豎謂文王為太子至寢門外朝於王季問於內豎虎闈教國子之所也公卿之子為胄子言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為次不以天子之子為上故云齒胄齒年也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蹍女展昌姬韜軼炎漢麟趾詩篇名漢公族之盛

也磐石大石也言宗族堅固如大石不可轉易也　元跨越也邑姬謂文王也軼遞也漢火德故稱炎

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陜流勿翦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元宰謂宰相也言宰相之德與太公比肩也鉉鼎耳喻三公位也易曰鼎黃耳巾以爲實也故云中鉉踵跡也周南周公也周公邵公分陜界而治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故云勿翦允信也克能也言來仕宦信能當施惠之譽也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者也珪璋喻賢才也朱芾官之服飾也皇大也室猶親密也言爲臣皆親密於君也皆詩辭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本枝謂宗族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湯火謂禍亂也休和謂休息和平也草萊謂山野樵採之人也守屏

謂州牧也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託目盲不仕及述誅滌盥引鏡自照曰時濤目明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乃臨水洗耳沇冥之愆既鈌邁苦和軸之疾已消嚴君平常病不事沇冥而死毛詩考槃在陸碩人之軸考槃在阿碩人之邁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離困病鈌與消謂疾病盡除也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旬言舉孝廉賢才每歲貢自州郡也外府州郡也署考也考吏行之殿最議年穀之豐儉而奏於天子使朝夕盈于畿甸之中也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協律樂官總章禮官也倫次也言各有次序以正風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崇文成均司教之職挈壺宣夜辯氣朔於靈臺書物理形紀言事於仙室挈壺氏掌刻漏之官知晝

夜日月氣候之事朔月初也靈臺觀懸象之所也執
笏者所以書記事也珥執也彤赤管筆也皆史臣所
以書記也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爲
老氏藏室道家蓬萊故言仙室 **褰帷斷裳危冠空**
履之吏 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
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
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褰去其帷朱博爲琅邪太守儀
多舒緩衣長不中節度皆斷其衣裳令去地三寸以
便於事危冠空履 **彯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 霍去病
言廉也空當作穿 爲彯姚
校尉搖當作姚丁自爲武 **勤恤民隱糾逖王慝** 糾逖
猛校尉扛鼎揭旗言勇也 正也
慝惡 **射集隼於高墉繳**之若 **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
也
道斯行 隼鷙鳥以喻凶人也墉墻也言射此鳥於高
墻之上喻除凶人也堯時風伯爲害堯使羿
繳之于青丘之 **讒莠蔑聞攘爭掩息** 如讒譖之人在朝
澤隧隧道也 如苗之有莠攘

爭謂攘臂而爭訟也言齊朝無此事也茂無也稀鳴桴於砥路蘜茂草於圓扉桴擊鼓木也鼓所以鳴于路者蓋為盜發而擊之也今稀鳴謂少盜賊也砥平也鞠養也圓扉獄也言時無犯罪者獄皆久空故養盛草也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言老少皆得所也車馬謂鳩車竹馬也宮隣昭泰荒憬清夷宮隣言近也荒憬言遠也夷平也言遠近咸和平也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側麻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侮食左言離身反踵髽首貫胸皆遠夷也屈膝拜也厥角叩頭也纓縻猶言羈縻也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忘餘皆遠方之寶也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紈牛小牛也露犬能飛食虎豹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茲白者若

馬皆遠方奇獸也盈衍儲邸充牣郊虞盈衍充牣皆滿也儲邸猶府藏也郊四郊也虞掌山澤之官也匭牘相尋鞮譯無曠匭音軌匭牘以乘章奏也相尋言貢獻不絕也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譯傳四夷之語而宣之者也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之轍綏旌卷悠悠之旆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暢長也長轂兵車也轔轔衆車聲也綏車上垂繩也旌旗也悠悠旌旆垂貌埋卷言皆不用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四方之戎有五種無拂不距言歸伏也拂亂也偃息也革甲也辭軒去兵車也金刃兵器也皆銷毀罷去示不用也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器車出禮記山出器車紫脫華朱英秀禮斗威儀曰人君政平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紫脫朱英

並瑞草也華秀皆花也佞枝植黃帝有屈軼出於階若佞人入朝則指之故曰佞枝枝植生也
曆草孳堯時有蓂莢草生於階有十五葉從月一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日落一葉若月小則餘一
葉見此以知日曆故云曆草孳茂也雲潤星暉風揚月至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
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月至月行以度至也江海
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
追踐八九之遙迹八九謂七十二君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
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于時青鳥司開條風
發歲粤上斯巳惟暮之春青鳥春鳥也司開謂主生萬物也條風春風也粤上
斯巳謂於此上巳也同律克和樹草自樂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同

陰律也禊飲之日在玆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禊者潔也風舞即風乎舞雩也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慶賞也矚視也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平圃在槐山之陽芳林園在齊高帝舊宅丹陵地名堯所生處若水水名帝顓頊所生處皆非江東之地借以美之也殷殷上聲均乎姚澤膴膴無禹尚於周原殷殷盛也姚澤舜生處膴膴美也均同也尚加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豐邑漢高故里也譙者魏武帝故里也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言於園中作宮也經處猶經營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

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日中和揆度也景日也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

離房乍設層樓間去聲**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榮屋翼也**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鏡照也文虹謂屋上畫虹蜺之文也綺疏窻也渠中生蘭水繞於階故云浸蘭泉於玉砌

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迴潺湲徑復草木叢生日薄秩秩有序貌干水涯也曲拂邅迴謂水曲折流也潺湲石中水流貌徑復謂出入山谷也

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于柔荑亂嚶聲於綿羽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小洲曰沚山有穴曰岫天采桃花也柔荑初生木葉也詩曰綿蠻黃鳥故曰綿羽

禁軒承幸清宮俟宴乘輿之物皆呼曰禁清宮汎掃也**緹帷宿置帟**

幕宵懸緹丹黃色也天子帳帷用之帟平帳也幕帳裙也宿置宵懸謂預設以俟也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宿列宿也滅宿澄霞謂天曉晶無雲也登光辨色謂日光初升始辨色也戒道執殳展軨效駕戒道辟人清路也毛詩伯也執殳殳兵器也禮記日君車已駕則僕展軨效駕效命也徐鑾警節明鐘暢音鑾鈴也警節使馬行有節而疾徐比於一也明鐘曉鐘也暢通也七萃連鑣九斿齊軏七萃壯勇士也鑣馬銜也天子之車九乘名曰九斿軏車跡也建旗拂蜺揚葭振木建立也拂蜺謂旗高也葭簫管屬言其聲振動山木魚甲烟聚貝冑星羅重英曲瑵側絞之飾繩景追風之騎魚甲以鮫皮爲甲也貝冑以貝珠爲冑也冑兜鍪也烟聚星羅言多也重英英綵畫之矛也曲瑵車蓋玉也繩景追風之騎良馬也昭灼甄部驅駿函列

虎視龍超雷駭電逝孫子兵法長陣爲甄照灼照耀也駆駿良馬也函列行也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者並言奔走之疾也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轟轟羣車聲也紛紛軫軫多也羌歎辭也計數也爾乃廻輿與駐罕岳鎭淵渟罕獵車名孫武子兵法其鎭如岳其渟如淵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毛詩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葆佾陳階金匏在靡戚奏翹舞籥動郊詩葆所以障舞人也佾舞名金匏二音也戚斧也翹舞名籥樂器也郊詩所以迎暑節謂將至夏也召鳴鳥于弇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弇州之山五彩之鳥名曰鳴鳥弇音奄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

宮嶰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而用之也參差笙也王子王子喬也妙靡猶妙麗也天山有神鳥識歌舞名曰帝江正歌有闋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闋闋終也毛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凱歡也詩云魚在藻凱樂飲酒喻羣臣依明君如魚在於水藻之中以樂也食苹鹿鳴之詩也宴嘉賓之義日在桑榆之晚言日景不留也草露之滋方渥喻君恩已霑也滋潤也渥厚也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 文憲者齊尚書令王儉也

任昉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諜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爲海內冠冕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曇生僧綽僧綽遇害子儉嗣故云六世冠冕言望族也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天道運行言仁人之報世祚長遠如天運之不絕也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筮以淮水魏徐州刺史呂虔有刀工相之爲三公可服之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病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

王氏滅若離蒯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離王離也蒯王蒯也竝為秦將行殺伐故云止殺書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朝王吉吉子駿皆為諫議大夫俱著誠信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一之幾老子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為帝師昴昴星也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論語撰考讖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謂面有三庭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金版玉匱太公書名也荀爽隱海上著書百篇名山郎司馬遷所述史記所謂藏之名山者也沈鬱澹雅之思

……之才總制清褒遁 此書雖雲

……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

……也 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

……函洛不守憲章中輟 函函關謂長安也洛洛陽也言自西晉喪亂不守三京憲章經籍皆中道而壞 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 晉賀循明三禮爲江東儒宗又有蔡謨亦儒林之次也言賀蔡尚有闕典未補者而公乃能備修於此日 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 齒危謂老者齒將落也髮秀謂髮白也生者有德之稱 莫不北面人宗

自同資敬北面執弟子禮也人宗謂為人所尊也自同資敬謂師事之如君父之敬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曰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標高也言公性託簡易志在高遠少小屏棄塵雜之事自非大勸風俗增益高勝之道者未嘗留心言志在大而不在小也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期歲一歲也言公一歲喪父也僧虔為侍中薨贈司空諡簡穆早所器異言早以儉為不凡也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志學年十五也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伯禽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何不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二子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

梓者于道也言王儉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不待見檃梓而知也夷平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儉中和之性不待韋弦以成也

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

後漢汝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常抱持涕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彊爲餐誑言已愈郁察母顏色復不食其宗親異之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也黃琬七歲失父祖父瓊育之屬日食瓊以狀奏聞梁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未知所出琬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對標立也言儉幼特又勝此二子

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

珪諸侯所執也組綬所以繫印者也感咽謂悲甚不能言也

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

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慼固請誓不遵奉表啟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慼請故事不行太宗即明帝也無以奪謂如其所請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宋明帝大始中儉尚陽羡公主尚配也元徽年號也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荀朂字公曾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爲中經李充字弘度爲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爲永制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

部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言儉修書史也采拾也刑削也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生民屬心言百姓皆有屬望之心也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儉遭所生母憂服闋也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課考也最第一也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

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玠音介魏毛玠為典選晉李重為吏部郎識會謂識鑒也儉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愍侯即儉父僧緯也僧緯以密啟被害故謚愍儉以父終此職固辭而不忍拜也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聖武謂齊高帝蕭道成也定業創業也肇始也寤寐風雲實資人傑寤寐風雲謂朝夕思相感應以成其業者實資之也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儉遷左長史言儉為齊佐命也圖讖也緯星象也齊臺既建謂蕭道成將受宋禪也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艱虞猶荒亂也

澆季謂末世浮薄也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言典章文物皆平時所未備蓄前代無可考見而能取辦于一時也神無滯用謂神用不滯也太祖謂齊高帝也受宋禪故云受命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郃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漢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郃為左僕射郃音渴晉盧欽為尚書僕射領吏部選舉稱為廉平言自營郃盧欽二人以至於今其聲譽德望所歸者信在於儉也如故謂前領吏部也尋表解選言尋上表請解吏部選事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

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本官謂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者謂四方及帝都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訓教也言不作聲譽教示而下人感其道德已移情於善淮南沛陳汝南郡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謂之夏故能使解劒拜仇歸田息訟後漢許荊兄子世嘗殺人其讐操兵將殺世荊乃跪曰今願殺我以代世處讐者曰許椽郡中稱君賢何敢相侵遂解劒而去前漢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有兄弟訟田延壽乃自責閉閤不出視事於是訟者自相責讓終不敢爭前郡尹溫太眞劉眞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晉溫嶠字太眞爲郡

尹後平王敦蘇峻之亂劉恢字眞長爲丹陽尹重莊老功銘鼎彝謂溫太眞德標素尚謂劉眞長也素尚謂清素高尚也**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言儉繼溫劉之跡而尹丹陽同氣相感雖千載亦無差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言儉親自弔祭溫劉二尹上表奏薦其子孫世祀即左傳盛德百世祀也**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簡穆公儉叔父僧虔也儉少失父母故云有撫養之恩**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復官**謂居叔父之服今却居官故云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子胥怨**魏裴潛爲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畱挂於官第凡所用物皆呼爲服

王遜爲上洛太守家有私馬生駒留以付郡謂所産故也前良取則言取前人以爲法則也後漢侯霸爲淮陽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號哭遮使車臥於轍中乞留霸一年百姓乃戒其乳婦棄其子以俟君當去不能全也後予即書徯我后意言儉解丹陽尹百姓亦如之 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皇太子武帝太子也名昭業時儉領國子祭酒敎冑子故謂之師友穆美也金喻堅蘭喻香 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頃之言不久也 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本號謂衞將軍 謙光愈遠大典未申謂辭儀同三司也大典盛典也 六年又申前命儀同三司之命 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選任尚書令也重違不忍違其辭讓之志也 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

公曾甘鳳池之失晉和嶠爲中書令荀勗爲監監令合同車而行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專車而坐專獨也勗遷爲尚書令人皆賀之勗不悅謂人曰奪我鳳皇池何所賀也長輿嶠字也公曾勗字也言昔者任不得才故有專車而坐或不悅于遷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懟而追恨怨奪者愧而甘失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恊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才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提執也允當也一紀十二年也拔奇取異興微繼絕拔用奇異之才諸侯公卿有祚微者興之緒絕者繼之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側階不敢正立言其禮賢也景風東風也淮南子云景風至則施爵祿賞有功式法也言欲法此事以爲典常也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

三日薨丁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皇朝謂天子也軫痛也儲謂太子也鉉謂三公也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舂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婦人哭于機言儉之薨也豈値如此而已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悲纏謂纏繞于心也邁越也砥砥礪石也所以磨利其器以喻利人舟航船也所以濟川喻濟人也子產爲古之遺愛劉向爲古之益友以此比儉也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漢官儀班劒者以虎皮飾之謚法曰忠信接禮曰文博聞多能曰憲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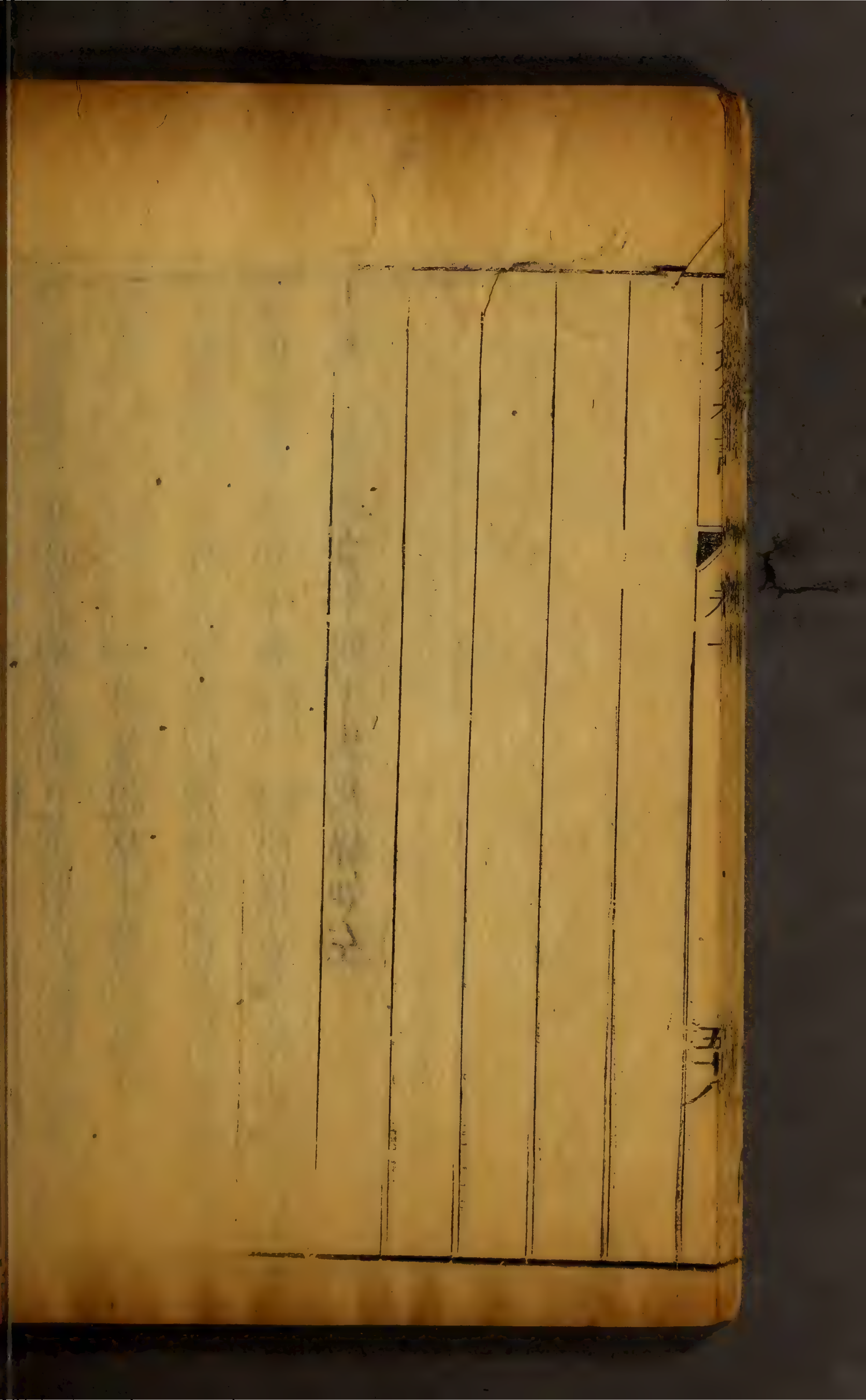
利物不利己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于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左氏傳君子曰詩曰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漢書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言其遠女謁而親賢人也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上聲風流許與氣類弘大也長誘掖也風流風雅士也許與謂接引也氣類謂同氣類聚者也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單謂寒也擢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言以丹霄之鳳青冥之龍勉人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銓稱物也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莊子市南子曰君涉于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盈量知歸卽飲河水之謂言隨人之所求而皆有以足其願

也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左傳六官之長皆民譽也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東觀漢記章帝詔曹襃案漢舊儀制漢禮張酺以爲襃制禮有似異端之術晉書太尉荀顗先受太祖勑制禮太康初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日新昔異狀凡十五事爽差也言皆不能及儉也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宜威授指實寄宏略荒服遠國也宣國之威授指謂授指揮也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即所謂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也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容諂謂容悅諂媚也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言性多寬和故若可求而臨事有主故不可奪

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約於處己而厚於及物其量雖弘而不容人之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言生於富貴之宗宜不諳世故也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理擅民宗謂政理之善獨爲人所宗依也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姦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文案即文書案卷也環繞也主者即今之承行吏也深文爲吏積習成姦言皆熟於舞文者也筆削如云出入人罪也輕重持兩端也言此皆易惑而難決也公秉理照物動必研幾研幾謂研

翦其幾微之際當時嗟服若有神道人歎服若有神明之道也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以上皆美儉也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此任昉自序其情也得奉名節謂昉與儉交游也迄盡也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聆之榮鄭璞踰於周寶莊子曰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皆歷代傳寶昉自謙不才濫見推譽也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禮闈尚書省也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

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釆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無地謂不擇地遇之則爲勝也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甞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爲如干卷如干即若干也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之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頌○聖主得賢臣頌王襃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因奏言襃有軼才上乃徵襃既至詔爲聖主得賢臣頌

王襃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荷負也旃氈也被服也純綿繒帛也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藜野菜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此頌之記上爲謙辭此立

文首惟思也言敬思春秋也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五者在乎君王審己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矻矻勤作也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子會其鋒越砥斂其鍔

巧冶善鑄劍人也干將劍名璞劍未理者淬謂燒刃令熱漬於水中也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

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

剸章兖切篲音遂剸斬也犀獸名革皮也篲箒也氾灑地也塗泥也斬斷蛟犀若以箒掃灑地以刀畫泥言器之利也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茂

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溷胡困切督正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以是利器而用之於良工所謂用力少而就効衆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吻馬口也策鞭也及至駑驂乘旦驂乘旦皆良馬名驂亦駕也王良執靶韓哀附輿靶音霸謂轡也王良韓哀古善御者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靡沒也言縱騁奔馳忽如日景之疾沒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蹶疾也言過都國疾如行歷一小塊之間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遼遠也上以利器良工之相得此以名馬善御之相得以發得字之義見聖主得賢臣亦如此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鬱燠熱也襲衣也狐貉裘也悽愴寒也）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易卽上易其備之易）是以嘔（吁）喻（俞）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圄空謂囹圄空虛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圄空所謂建仁策也匡合所謂樹伯迹也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鄙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以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不及君故不至也夫

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朞月四方之士並至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奥音郁幽也蹻繩屨也言去辱而榮自賤而貴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言有爵土而光前裕

後爲士類所喜談而樂道也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典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蟋蟀蜉蝣皆蟲也候時而鳴知陰以出言如賢人待明時而見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九五辭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德之顯故天下皆利見之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毛詩大雅文皇天也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也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逢門

子孿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遞音迭二十四鐘各有節奏聲不常故曰遞鐘黃帝弓曰烏號言君臣道合德意諧和則雖伯牙操琴逢門子彎弓其音韻合和弓矢相應亦未足以喻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言賢臣為君耳目故也殫盡也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

爲之塲遵法也言法自然之道也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眑然絕俗離世哉偃仰屈伸道氣也彭祖多壽者呴噓呼吸鍊氣也王子喬赤松子皆仙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 漢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楊雄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 明靈聖明神靈也宣宣帝也先零羌名 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音眞叶韻詩曰進厥虎臣言其猛如虎也充國爲後軍將軍故曰後將軍六師六軍也震懼也 既臨其域諭以威德 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上疏請因屯田致穀威德兼行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有守謂酒泉太守辛武賢也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 罕羌名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 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宣帝使充

國共討罕开于鮮水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克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也料敵制勝威謀靡亢亢拒也言其威與謀無有能拒之者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鬼方即漢先零戎也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宣謂周宣王也方虎謂方叔召虎也詩小雅云方叔蒞止其車三千大雅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時漢至宣帝稱中興赳赳桓桓武貌

○出師頌 後漢鄧騭字昭伯女弟爲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爲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

史岑 岑字孝山後漢沛國人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 兆始也 五曜宵映素靈夜歎 五曜五星也宵映謂聚東井也素靈夜歎郎老嫗哭白帝子事也 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高祖至孝平十有二世 西零不順東夷遘逆 西零西羌也遘作也 乃命上將授以雄戟 上將鄧騭也 桓桓上將實天所啟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憲

章百揆爲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師尚父尚父太公也素旄一麾渾一區宇尚書王右秉白旄以麾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蒼生猶黔首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也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毛詩小雅文也薄伐言逐出之而已獫狁北狄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域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靄遐荒功銘鼎鉉音玄叶韻鼓旗二句言非師老也鼎有銘銘者論譔其所成之功伐也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餞送行也伯長也鄧騭安帝長舅也詩云我送

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路車駟馬車也乘黃駕車馬黃色也介珪既削列壤酬勳珪諸侯所執長尺二寸削剖也言將封騰也列壤謂分土也今我將軍啟土上郡啟開也上郡謂騰所封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謂篤所封土都 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言將封邁也列璽謂分土也 顓頊註語廣所執長尺二寸削剖也 今來將軍效土

路車驂馬車也乘黃駕車馬黃色也 島人曰筐罔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介珪既削列瓊

○酒德頌

劉伶（伶字伯倫沛國人也）晉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言志廣大也天地自開闢以來也萬期萬歲之期也）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如往也）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操挈皆執也巵觚壺皆酒器也榼乘果肴以侑酒者）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介大也）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踑踞枕麴藉糟（踑踞）

展足倚據而坐也藉鋪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二豪公子處士也隨巳而化類蜾蠃之變螟蛉也螟蛉桑蟲也蜾蠃即蜂蟲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矣言公子處士亦爲我所化也

〇漢高帝功臣頌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縣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

陸機

芒芒宇宙上墋楚錦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天以清爲常地以靜爲本今上墋下黷言亂常也墋濁也黷媟也波振塵飛以喻亂也徘徊謂人無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也言天惡秦亂改卜清平也赫矣高祖肇載天祿赫盛也肇始也載運也沈跡中鄉飛名帝籙高帝中陽里人故云中鄉也飛名帝籙謂應圖讖也慶雲應輝皇階授木言漢之歷運爲周木德所授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泗濱謂高帝嘗爲泗水亭長也豐邑高帝鄉也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彤雲晝聚謂帝所居上有雲氣也素靈夜哭即老嫗哭白蛇事也金精仍頹朱光以渥金精秦也朱光漢也渥流也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帝寬仁之德于心而羣賢如騁馬足以效用也堂堂蕭公王跡

是因綢繆敝后無競惟人（綢繆親密貌敝后指高祖也）外濟六師內撫三秦（三秦關中地也）拔奇夷難邁德振民（何拔韓信為將故云拔奇夷平也邁種德也）體國垂制上穆下親（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循文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羣后謂諸立功者）平陽樂道在變則通（曹參好黃老之術故云樂道）爰淵爰嘿有此武功（淵嘿沈靜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離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壤東地名）協策淮陰亞跡蕭公（魏王豹反曹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道又從信擊趙又從信擊龍且協合也亞次也）文成作師通幽洞冥（張良謚曰文成侯凡不言姓名皆所封邑及號謚也餘皆類此良自言以三十舌為帝者師幽謂受兵法於黃石公也）

永言配命因心則靈言配合天命籌策因心而出如神靈然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言其觀察事變見於形影已能揣度其情故雖鬼神亦不能隱謀萬物皆莫能逃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西入武關高帝與良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乃持重寶啗秦將果欲連和高帝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懈擊之高帝乃擊秦軍大破之項羽至鴻門欲擊高帝良因要項伯見高帝高帝令伯具言不敢背項王羽意乃解隨難滎陽即謀下邑滎陽下邑地名銷印惎忌廢推齊勸立酈食其請復立六國後高帝趣刻印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大事去矣且楚強六國復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高帝曰趣銷印韓信破齊欲自立爲齊王高帝怒良勸高帝因封之惎教也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高帝與齊王信

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高帝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亦會三王韓信彭越黥布也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故云五伍舊註作呂馬童諸人於允集義未妥 霸楚實喪皇漢凱入 楚喪謂羽亾也凱入謂戰勝凱歌而還也 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卻粒 謂功成名遂身退也弭止也戢藏也張良嘗託跡黃帝老子之術卻粒絕穀也 曲逆宏達 陳平封曲逆侯曲音去逆音遇 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 重玄天也奧深也言平之用智天地不能爲深沈也 伐謀先兆擠響于音 兆爲謀始響爲音初言欲伐其謀則先於其朕兆之始欲排擠其響則先於其音聲之微 奇謀六奮嘉慮四迴 陳平凡六出奇計時頗秘

之世莫得闚法言注陳平用奇策四皆權謀非正也規主以足離項于懷謂平躡高帝足勸以齊王韓信也離項卽捐金行反間也格人乃謝楚翼實擢格至也謂范增謝病去楚而楚羽翼摧折韓王窘執胡馬洞開窘執卽僞游雲夢事也洞開卽平城解圍也迎文以謀哭高以哀文文帝也高高后也惠帝崩后哭不哀時平爲左丞相用張辟彊計高后哭乃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謂韓信也灼灼盛烈貌冠首也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臨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濱謂高帝就國漢中渭水名在秦故也京索旣扼引師北討信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閒濟河夷魏登山滅趙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選輕騎二千人持赤幟從閒道登山望趙軍拔趙幟

立漢讖用以會趙王歇

威亮火烈勢踰風掃 亮信也踰過也 拾代如遺偃齊猶草 破代齊二國如拾遺於地草偃於風 二州肅清四邦咸舉 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 乃眷北燕遂表東海 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信平齊後高帝立信為齊王表東海以太公擬之也 克滅龍且 子余 爰取其旅 龍且項羽將也信滅之旅衆也 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推德辭通絕楚 蒯通說信曰當今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謂蒯通說信反漢為楚三分天下信曰漢授我上將軍印言聽計用背之不祥言念已之功推高祖之德辭蒯通所說以絕楚 彭越觀時弢迹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 弢與韜字通陳涉初起或人問越曰豪傑相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相鬬且待之故云藏跡隱光後佐高

帝故言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即就也宮居也項氏既滅高帝封越爲梁王越初爲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云舊梁也烈烈黥布耽耽其眄烈烈猛也耽耽虎視也名冠彊楚鋒猶駭電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言布見幾去楚歸漢亦如蟬蛻去其殼也悟覺也革改也悟主悟漢主之當從也革面改而從漢也肇彼梟風翻爲我扇肇始也彼謂項羽也梟惡鳥也我謂漢也言始爲項羽用後乃翻飛而來爲漢之助也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布也垓下地名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凶謂項羽夷平也假至也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安於大位而能全福者非德不可謀

之不善福變爲禍矣天命以下數句合信越布而言因三人皆不克令終故也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張耳大梁人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爲客士也罔極自詒伊媿詒音怡言士之結交當堅至于無窮豈可二三其德以相誅而自詒其媿此謂陳餘也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耳曰漢王與我有故也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王必王耳乃走漢五緯五星也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攺策西秦報辱北冀脫避也難謂與陳餘戰敗也洎至也披榛言披荊棘也攺策西秦歸漢祖於秦中也報辱謂被趙斬陳餘於泜水上也趙冀州分野故曰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肄以木爲喻也斬而復生曰肄謂耳敗走巳如悴葉枯條而歸漢破趙是更有光而復生也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爲韓王上以信

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盧綰自微婉孌我皇綰與高祖同日生微時相愛及貴綰出入高帝臥內婉孌相親貌我皇高帝也跨功踰德祚爾輝章跨越也踰過也祚福也言其所封爵土已過其功德蓋上所私念也人之貪禍寧爲亂亡後綰亡入匈奴中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天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上以鋗有功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肅肅荊王董我王軍謂劉賈也董督也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啟淮瀆賈高帝從兄故曰親也祚勞者謂加福於功勞之臣分楚地而爲荊國淮水在荊地瀆水瀆也安國違親悠悠我

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劒永言固之〔謂王陵也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寘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母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主亾與亾末命是期〔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絳侯質木多略寡言〔謂周勃也〕曾是忠勇惟帝攸歎〔平聲高帝曰安劉氏者必勃也〕雲鶩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雲馳景疾言其用兵之神速也陳豨反勃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

原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曰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遂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言勃免相國出於下藩而薨也諸侯之國曰下藩即所封絳是也舞陽道迎延帝幽藪謂樊噲也噲在沛蕭何使迎高帝立爲沛公幽藪即側微也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噲聞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疑大王也故云誚項高帝嘗病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故云寤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謂酈商也兄謂

因食其進也初陳勝起兵商以數千衆屬高帝略地故云率徒從征振威龍脫擣武墉城六師實因克荼禽黥龍脫墉城皆地名也擣猶衝用也荼臧荼也黥英布也歟汝陰綽綽有裕謂夏侯嬰也猗美也綽裕言其才器寬閒也戎軒肇跡荷策來附戎軒兵車也謂高帝初起時以嬰為太僕嘗奉車故云肇跡荷策謂負鞭策以奉事也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計嬰從擊項籍高帝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高帝急馬罷取兩兒棄之嬰常收載擁樹馳擁樹謂抱小兒也平城之難冒頓既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有計之計舊誤作謀改正頹陰鋭敏屢為軍鋒謂灌嬰也鋒謂先鋒也奮戈東城禽項定功項籍敗垓下嬰追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

光啓于東言晉乘勢假藉威聲渡江破吳都定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遂大開東土陽陵之勳元帥是承承謂傳寬也元帥謂曹參也言承帥令以定齊地遂得封也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謂斬歙也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廣野君酈食其也漢王數困滎陽成皋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勢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燕趙已定唯齊未下帝使食其說齊齊王田廣爲罷歷下兵韓信乃襲齊齊閧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乃烹食其輶軒使車也東踐謂東以向齊也載則也徂往也言漢之威風則往也雖身死于齊非游說之罪我皇實念言祚爾

孤高祖念其功封子汸爲高梁侯建信委輅胡格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柔遠鎮邇實敬攸考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于上上召見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銓所以稱物也安鎮遠近實敬之所考定也抑抑陸生知言之貫謂陸賈也抑抑善威儀也貫通也往制勁越來訪皇漢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帝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卒令佗稱臣奉漢約歸報附會平勃夷凶翦亂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勸平交權太尉及誅呂氏賈有力焉所謂伊人邦家之彥毛詩謂伊人于焉逍遙彼巳之子邦之彥兮伊人猶言此人也彥美也百王之極舊章

靡存謂叔孫通也言漢承百王敝極之時禮儀舊章皆無存者通乃復修之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漢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言其制禮儀下敬而上尊也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睎望也憲法也無知叡敏獨昭奇跡察侔蕭相貺同師錫謂魏無知也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侔也貺猶慶也錫舉也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黥布本屬項羽漢之敵也而何說之背羽歸漢是因資於敵也紓成也披毀也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此謂新成三老董公也皤皤髮白也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西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袁生說高帝曰

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高帝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及聞高帝在宛果引兵南惟人猶此人也

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烟消名與風興項羽急攻滎陽漢計無所出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誑爲漢王降以此高帝得與數十騎出項羽遂燒殺信攝齊摳衣也懲恐也雖身隨烟滅而忠烈之名與風俱興矣

周苛慷慨心若懷冰言如冰之潔也形可以暴志不可凌高帝使苛守滎陽楚破滎陽欲令將苛罵不降項王怒烹苛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偕沒雙升合紀信周苛而言天命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是

謂平國寵命有輝王心有違謂高帝父母並爲項羽軍所執也侯公爲高帝往說羽父母皆得歸漢號侯公爲平國君故云寵命伏軾謂乘車而往也皇太上皇也媼謂高帝母也此上三十一人頌畢此下總述其事震風過物清濁效響言風過則物無清濁皆應聲響亦如功臣各效其才也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利往即利見之意弘海者川崇山惟壤海所以大者衆川成之山所以高者積土成之言帝王成功亦須衆賢也韶護錯音袞龍比象韶護樂名袞龍章服也錯音比象謂集羣策羣力以成王業猶五音迭奏而成樂五色相輝而成象也明明衆哲同濟天綱剱宣其利鑒獻其朗鑒鏡也剱利揄武勇鏡朗揄智略也文武四克漢祚克廣四克四方克滿也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像贊并序

夏侯湛（湛字孝若譙國人才華富盛早有名譽為散騎常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魏建安中（漢獻帝改興平三年為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濁世謂武帝奢侈無度也）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頡頏自縱貌）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詼嘲也口回切）

諧和也正諫若辟戟言董偃𣏌罪三之類詼諧王羲之書作談諧潔其道而穢其跡班固漢書贊朔穢德似隱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贍多也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支離卜也覆謂射覆逆謂逆刺豫知前事也數術也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計數也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闇疑諳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歷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

前跆 苔 籍貴勢 陵犯也轢踐也嘲哂謂戲弄也跆籍猶踐踏也 出不休顯 不休顯不以得位爲喜也 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 方常也言彼游心於常敎之外 談者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 養形神也 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 世以朔爲太白星 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 此國謂樂陵也湛父爲樂陵郡守 僕自京都言歸定省 京都洛陽也謂湛來此省父也 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 路寢謂廟也 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

乃作頌焉其辭曰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滓緇也濁清謂外濁內清也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儉謂罔窮也跨世凌時遠蹈獨游跨越也蹈步也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邈邈遠也猶龍用老子比之也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朝日如朝所謂避俗於朝廷間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企佇謂望立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求朔故居及丘墓之處也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戢藏也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

在圖寺寢廟也圖畫也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東西廂曰序周旋王羲之書作周游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爲是居言其豈於此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禪選冥冥開於神風齒用無窮[illegible]

是居淵泛淡滋蘇浩浩乎在有[illegible]用不盡靈天淵有[illegible]

諸林[illegible]游空[illegible]華[illegible]精[illegible]生[illegible]為是居所[illegible]活[illegible]

[illegible]曰吉也[illegible]

[illegible]宇[illegible]王[illegible]之書[illegible]

[illegible]西[illegible]日[illegible]

○三國名臣序贊 有序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袁宏 宏字彥伯陳郡人爲東郡守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 三五三皇五帝也歷世後代也 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 元首君也經略經營也股肱臣也肆

陳也

遭離不同跡有優劣遭離遇也言揖讓干戈所遇時亦不同而跡有優劣至於體分宴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體分君臣體統殊也宴固謂默相連屬也風美所扇謂風聲所感動也訓革改易教令也故二八升而唐堯盛伊呂用而湯武寧舜舉八元八愷用之于堯時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三賢管仲鮑叔隰朋也小白齊桓公名五臣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也重耳晉文公名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上君也下臣也私路謂私行請託以求其榮圓天也謂君方地也謂臣於是君

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言不遇明主則賢人亦無以自見也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龍顏漢高也控御也三傑子房蕭何韓信也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漢雜伯故云不以道勝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顛沛謂亂也君子當明哲保身故顯不如隱也萬物

欲得其理必當立教垂制故尚語不尚默也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
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
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
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
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謂三國志
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
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魏臣荀彧字文若論時則民
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委質
北面以事魏朝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言彧舉賢良不自服己之

明鑒故久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亾身明順識亦高矣彧亦欲匡漢故云明順董卓之亂神器遷逼神器帝位也時卓逼遷獻帝於長安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荀攸字公達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隸官也軍府曰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亾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言攸志本在匡漢亦與彧同彧死而攸存所以殊者以彧之死足明臣節既使名教有託則攸可以無死也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時宗當時所宗主謂荀彧也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攝行也契義也達識謂荀攸也相與弘道豈不遠哉言二荀相

與廣此二道豈不深遠哉道謂明臣義全生理也崔生高朗折而不撓崔琰亦魏臣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言琰有高明之志不可屈撓所以事魏者以漢主在上魏武尚北面為臣故也霸朝謂魏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若乃設言也設使魏若代漢為帝則琰必不從之而魏武亦不能容琰也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言以仁義見禍也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玉摧謂秉義而亡也攘袂謂聞風而起也天懷發中謂良心感發也名教束物謂禮教範圍也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

樂孔明嘗自比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形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兹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繼體謂後主也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周瑜字公瑾孫策字伯符總角謂童子時也料度也孫策與瑜同年少嘗友善登堂拜母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晚節謂壯年也曜奇謂用兵也參分謂成鼎足之勢於赤壁之戰也惜其齡促志未可量瑜早卒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張昭字子布輟哭止哀有翼戴之

功策薨以事授權權哭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神情所涉豈徒謇愕而已哉言所論者大也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赤壁之役權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故云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初昭之用也委以內外文武之事及其不用有此譏辱一人之身好惡不同況沈棄於溝壑遇時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

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讚云序所列魏國人才皆取其爲漢秉義甚得與奪徵權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平聲叶韻火德謂漢大過易卦名猶云季世也洪飇扇海二濵揚波洪飇大風也二濵謂南濵北濵也揚波喻亂也虬虎雖驚風雲未和虬龍也言未和者君臣未相應合也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言臣之求君也赫赫三雄並迴乾軸赫赫盛貌三雄謂三國之主也乾軸猶云天道也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杞梓松竹龍鳳蘭菊並喻人才也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言文明也文明映心鑽之愈妙言其情深也滄海橫流玉石同碎滄海橫流

言逆亂也逵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紛亂也

始救生人終明風槩古代反董昭等謂曹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咨彧彧以操本興義兵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軍至濡須彧病留壽春操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風槩節槩也以上言荀彧也公達潛朗思同蓍蔡蔡龜也蓍以筮龜以卜言思慮潛明有如丨筮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顛

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荀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殺卓垂就而覺卓收顒攸繫獄何顒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動攝羣會謂統攝衆事也遘遇也神情玄定玄遠而有定士也

愔愔幕裏筭無不經愔愔安靜貌幕裏謂軍中也亹亹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亹亹有為也易成天下之亹亹通韻通和而不滯也

懷璧而哂連城之價喻懷才抱德而輕爵祿也智能拯物愚足全生操毋猶公達外愚內智智可及愚不可及以上言荀攸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呂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以兵脅之渙顏色不變笑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履虎尾喻危懼也言其雖遇危懼之時神氣不易也行不修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以上言袁渙也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宇高嶷魚力反天性疎通而明朗若牆宇高不可窺見其內也嶷高貌忠存軌跡義形風

色思樹芳蘭翦除荆棘人惡其上時不容哲左傳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言琰才智過人曹操憚之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杖持也運極道消碎此明月楊訓發表褒述魏德琰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訓白琰此書傲世怨謗操怒遂賜琰死明月珠也以上言崔琰也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形器不存不凝滯於物也方寸心也海納如海之納百川也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操時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操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刑丕踐祚歷潁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

自繳時復巾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以上言徐邈也

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格至也終始不移也元首謂文帝也擬伊志比伊尹恥不能致君如堯舜也民未知德懼若在巳嘉謀肆庭讜言盈耳未知君德是輔臣之過故懼若在巳也肆陳也以上言陳羣也

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玉雖麗而光不遠德雖微而輝則長

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跡洿烏必僞處死匪難理存則易器量法度出於自然爲人標準無所假借也人之立身皆欲正道及至履跡濁世必從虛僞玄終始不變身臨誅戮辭色自若可見處死非難惟正直之理存焉死則易矣以上言夏侯玄也

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

徒廣容身靡寄萬物波蕩謂天下亂如波浪之沸也孰任其累謂誰堪其敗言人共苦之也

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愛既同情禮兼到君親本於天性非由名教使然

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沈業馳告經侍帝不出遂被殺以上言王經也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堂陛喻君臣也言泰志在尊君使有等差

端委虎門正言彌啟臨危致命盡其心禮虎門罘門也言其端身委質於虎門之下正直之言蓋闕也高貴鄉公之弒司馬昭會朝臣議泰垂涕入昭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昭乃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以上言陳泰

也自荀彧至此竝魏臣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周易初九潛龍勿用百六道喪干戈迭用易傳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蓋二百六歲曰陽九之厄言漢道喪亂遭此厄也苟非命世孰掃雰雱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雱雱陰氣也貳功切今叶韻音夢宗子思寧薄言解控劉備漢中山靖王後故曰宗子解控謂有急而控告於巳巳能解之釋褐中林鬱爲時棟釋去也褐庶人之服言去褐衣棄林野鬱然而起爲棟梁之臣也以上言諸葛亮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言天下喪亂多時而勝殘之道未有盛者統之爲政乃振古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

綢繆猶纏綿也哲后謂先主也无妄惟時言當窮時也易无妄辭云无妄之性窮之災也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劉璋既還成都先主背爲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故云三略基霸以上言龐統也公琰植根不忘中正登曰摸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己久而可敬羈馬絡頭也勒控也言琰既受祿秩以爲羈策如良馬之有絡控以上言蔣琬

也

公衡沖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沖和也秉執也淵深也塞實也媚愛也一人天子也疇昔不造假翮鄰國不造謂伐吳軍敗也假翮鄰國謂降魏也進能徽音退不失德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以上言黃權也自諸葛亮至此並蜀臣

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紛紜亂也

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披草即披草萊之意君謂孫策也

桓桓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先述魏武欲明周瑜赤壁功也衡霍吳二山名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若人猶此人言瑜也三光謂日月星參分者言三國也隔謂各據一

方以上言周瑜也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撫猶斂也言其如鳥斂翼於鄉閭避難江東遂投孫策也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略道也威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寶也贊助也宏大也霸道謂吳也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孫權即位追謚孫策爲長沙桓王言策薨時帝業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爲後也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以上言張昭也才爲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昂昂出羣貌荷擔賤者之事雲臺言功高也以上言魯肅也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

而不犯正而不毅都美也長厚也將命公庭遺忘私位益無鶺鴒固慎名器建安二十年權遣瑾通好於蜀瑾與弟亮俱公會相見無私面云鶺鴒兄弟也以上言諸葛瑾也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出為將帥勤事而有功入則獻可而替否獻進也替廢也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吳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太傅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卒上言陸遜也以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檢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神理清和形貌嚴整如珪玉無玷缺也立行以恒匡上以漸以恒言有常也以漸言不驟也清不增潔濁不加染謂心清無所加其潔

時濁不能染其素以上言顧雍也仲翔貞亮性不和物亮明也不和物謂不隨俗好是不群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性不容非故曰好是不羣志多正直故曰折而不屈龍喉下有逆鱗嬰之即殺人主之怒也屢摧逆鱗謂犯顏直諫也歎過孫陽言如良馬不見知也賈屈賈誼屈原也以上言虞翻也自周瑜至此並吳臣詵詵衆賢千載一遇此總述也詵詵衆美也整轡高衢驤首天路驤舉也仰挹玄流俯弘時務玄天也玄流君澤也名節殊途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遐風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殊途同趣跡異而理同也日月不墜與仁義之用不匱也餘光遺韻延激於後立懦正所謂不匱也

符命○封禪文 封泰山禪梁父築土為壇因高事天告王者之功成銘於金石以示後代也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也昔史魚以尸諫而長卿乃以佞辭逢君茍寵身後邵雍詩云猶喜曾無封禪書寓意深矣

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之生民 伊發語辭也肇始也顥穹天也顥氣顥汗也穹形穹窿也言始有天地以來也 歷選列辟以迄於秦 選數也辟君也迄至也 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 邇者躡其跡遠者聽其聲逖遠也 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紛綸葳蕤言衆多也其湮沒磨滅不稱於載籍

者不可勝計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昭明也夏大也自古之君有繼明大道崇其號謚歷世可稱道者七十二君而已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言爲君之道無順美而不昌盛者無逆失而能長存者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五帝三王之道六經典籍之所傳述流風亦可見也維語辭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后稷唐臣周之始祖公劉發跡於西戎公劉后稷曾孫居于西戎人咸歸之文王改制爰周郅質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

哉郅至也行道也越于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易制度大通之道於是乎成故雖後嗣衰替猶經二載而無惡聲是善始而善終也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異端猶云他術也言周更無他術但創業定制垂裕後昆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夷易平易也言周之治迹平易易遵奉也湛恩厖鴻易豐也湛深也音沈厖鴻皆大也厖莫江切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襁褓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元始也都令也卒即卒業之卒尤異也言成王之業高於文武考其所始亦令終矣然無異跡可考見於今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汩勿

潏聿曼羨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湧出也沕没也潏泉貌曼羨散漫也旁魄四塞雲布霧散旁魄布衍也魄音薄言德澤通達於四方如雲霧布散無所不至也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暢達也垓重也泝流也言聖化上達九重下流八極懷生之類霑濡浸潤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協氣和氣也橫流多也猋疾風也邇陿游原遐濶泳沫泳浮也以恩德比之於水則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首惡鬱没晻昧昭晰鬱没湮滅也晻昧晦冥也昆蟲闓澤回首面內闓澤猶云望恩也面向也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騶虞義獸有至信則應徼遮也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一莖六穗謂嘉禾犧牲也觡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角共一本以爲牲言取嘉禾以充

庖廚用麒麟以供祭祀也獲周餘放龜於岐周放畜餘龜於池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招翠黃乘龍於沼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涯注水中出神馬故云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間館是時上求神仙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似古靈圉禮待之於間館中奇物譎詭俶儻窮變俶黨卓異也奇偉之物譎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事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言武帝敬爾衆瑞至此尚謙德薄不敢述封禪之事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白魚人舟武王取以祭也微夫此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女六進讓之道何其爽歟介猶大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封禪不以足乎小雅心慙曰恧進周

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未可封禪爲進漢可封禪而不封爲讓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音惠大司馬上公也相如假立之以發後辭譓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往初古昔也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言盛德徧天下符瑞應期繼至不獨初見而已也意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意想夫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帝封禪紀號以表榮名也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語之辭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上帝天也儲待也祉福也慶善也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挈絕也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此言不封禪爲缺典羣臣恧焉或曰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天道

隱而難窺故曰闇珍符祥瑞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墠不可庶幾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言古之時猶今時也乃封禪而泰山梁父與有榮焉今之世猶前世也此典屈而不舉後世何所稱述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言天子修德則天賜以瑞應天子乃奉瑞應以行封禪之事不為踰禮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謁告也款誠也言帝王之德不廢則修禮地祇告誠天神也凡有事泰山必先禮中嶽故云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章明也浸潤也黎元百姓也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

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宷錯事皇皇盛也卒終也貶損也雜采也術略智術才略也末光絕炎猶云餘輝也錯措也展宷錯事展其官職而措諸事業也猶兼正列其義祓夫勿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春秋者正天時別力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欲祓飾文辭作述一經將繼舊六經以爲七經行之於無窮謂漢應使諸儒著書也襲因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蜚古飛字騰播也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掌故謂掌禮樂之故事者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

逥虛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瑞之富饒也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天子之德如天覆萬物雲行天下也甘露時雨厥壤可游壤土也游作也謂風雨時可行其農作也滋液滲疏禁漉鹿何生不育滲下漉也漉水下貌雨露滋液潤澤滲下於土何物之生者不養也嘉穀六穗我穡曷蓄言我之稼穡既豐何所不蓄積也曷何也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氾似布護之非唯徧我下人而已蓋治化分散萬物皆霑也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名山泰山也言此山神之位望天子

之來幸君乎君乎侯不邁哉侯何也言君何不行邁也般般之獸樂
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謂騶虞也騶虞似虎而斑文般般繒色樂遊也
旼旼旻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其來去聲叶韻旼旼
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嘗聞之今乃親見也厥塗靡從天瑞之
徵其道何由此乃天瑞之應茲亦於舜虞氏以興百獸率舞則騶虞在其中濯
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
用享祉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往五時祭祀有白麟見馳於帝車之側此乃上帝享君福也徂往也
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時有黃龍見也宛宛
龍貌采色炫燿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

之云受命所乘陽龍也言龍見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德又於書傳所載黃龍土德也漢本火今黃龍見當改爲土故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天之符瑞章明不必諄諄然依類託寓諭以封巒言依祥瑞之類託寓其意默諭以封山之事巒山也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披藝披覽藝文也上下即天人也言聖王以敬德動天故天心允答其德此其所以宜於封禪故曰於音烏歎美之辭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格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假大也興必慮衰以下言兢兢翼翼也末語雖寓規諷終是勸百諷一



〇劇秦美新 并序楊雄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劇言暴甚也王莽定有天下之號曰新是時雄仕莽朝故著此文以悅莽通篇若參天貳地上帝后土玄符黃瑞天剖地合天祭地事皇穹下土天衢地蹵何爰天地之煩也辭得無游且屈乎不知何以入選

楊雄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謂莽也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淸之道鏡

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樂昭新德喜頌莽也）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塡溝壑（眴與眩古字通顛眴謂風疾也）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効尤相如殆又甚焉可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臣雄稽首再拜以聞

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許惟）盱盱（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不定也權輿始也）

祛開也睢睢盱盱不分貌或玄而萌或黃而牙言天地方開故玄黃異色而生萌牙也玄黃剖判上下相嘔天地既判故相與嘔養萬物也嘔與煦同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闓闓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闓闓罕漫不明之貌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罔無也顯明也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邇近也靡無也著昭著也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孔子不見用於時故修春秋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邠岐雍皆地名荒外也疆界也因襄文宣靈之僭跡襄文宣靈並秦公謚也言始皇因此跡而起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

孝公惠文昭莊並秦王謚也茂盛也奮起也言秦之盛從此而起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埶儀韋斯之邪政政始皇名政初并天下號始皇帝盛從之從讀如字言其任用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也馳騖起翦恬賁奔之用兵白起攻楚拔鄢郢王翦攻趙翦子賁破燕齊地蒙恬攻齊剗楚簡滅古文刮語燒書剗削也刮除也言除百家之言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塗塞也欲使人愚也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流漂滌蕩謂除之也爇除仲尼之篇籍自勦功業爇古然字即燒也勦訖也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耆舊也碩大也遜逃也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

之烏肉角之獸狙七余獷古猛而不臻來儀鳳也肉角麟也鳳凰麒麟皆以秦如惡狗而不至也狙獷犬齧人者甘露嘉醴景耀浸潭之瑞潛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萬物也潛藏也大茀經寘隕巨狄鬼信之妖發茀彗星也步忽切始皇本紀彗星光見東方北方始皇有大人身長五丈謂之巨狄鬼信天地謂告祖龍妖也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亾何其劇與神祇以秦無道之甚故歇其靈潤滋液不降福祥海水羣飛喻大亂也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貞正也言既貞且明故祥瑞咸格回邪也既邪且闇故妖愆藂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言古帝王之典有憑依瑞應而尚毀

缺者豈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乎徹猶廢也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若順也況盡汛汛音信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言除掃前聖之書專用已之私以爲酷暴安能享福久遠乎汛除也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葉音攝宛葉地名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沛公召秦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悉除秦法蠲除也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辟法也言始開學校定刑法也歷紀謂歷代之紀及圖書經典稍益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雖知其違古猶因之未盡除也是以帝與

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言天道既極曆數又殫故闇忽而滅不能自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自大新以下皆美新也言上帝廻還而資之后土顧眷而懷之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玄天也黃地也言天地符契祥瑞皆見滭浡沕潏音必勃勿聿皆水流皃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八圻猶八垠以上皆言祥瑞之多也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閒必有不可辭讓云爾言威聲如雷光景若日塞乎天淵無所不至也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窮寵極崇謂居尊也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籙而王也創億兆大也規萬世久也奇偉

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倜儻謂卓異也譎詭謂變化之速言衆瑞所以咸臻者由能祭天事地也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八篇於天下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室其疇離之假至也言衆瑞上升於皇天鋪衍於下土離麗也卓哉煌煌眞天子之表也表儀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湯有白鳩丹烏之瑞武王有白魚之祥高祖有斬白蛇之應比之於此不能及也昔帝受命甚易格來甚勤言莽德盛故受天命甚易而衆瑞之至者甚勤也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亾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纘繼也踵追也旁作穆穆明且

不寀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言新室所以勤懇者以秦之所為為非也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不當者不能當先王之意也毛詩不覺德行愷和也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言以文雅為園囿以禮樂為場圃胤續也紹繼也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律六律也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佞辭也蓍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之典籍也宣徧也臻至也式輅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輅如今總車也車服有差以示百官之等級揚和鸞肆夏以節之鸞和皆金鈴也揚動也和鸞金鈴以節車行也肆夏樂名步則歌之以中節

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穆和也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改定祭神祇之禮欽脩百祀咸秩也謂敬修百祀皆得次序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天子七廟莽加黃帝虞舜二廟是爲九矣又置長壽宮以爲文母餮食之堂制成六經洪業也經有五而又立樂故云六經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尚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經井田免人役莽令更名天下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之方甫刑方比也甫刑尚書篇名言制刑法以比之匡馬法匡正也司馬法兵革之事也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恢大也祇敬也庸用也爍盛也懿美也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搢紳儒生也言廣用儒生

講習經義以開箴規諷誦之路也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毛詩振鷺易鴻漸皆喻賢人也充庭漸階言多也漸進也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櫝緒業也布濩分散貌衍廣也韞櫝藏也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尚書羣公旣皆聽命又亦惟先王夷儀言有常儀也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莽以少典黃帝虞舜爲先祖少典黃帝父也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麟麟光明也麟古燐字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沇潛甸內而洽侯衞厲揭要荒濯沐而衞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

者之典業也甸內近都者帀洽被露潤也侯衛諸侯也要荒遠服也厲深也揭淺也皆露也濯沐微露也近者深遠者漸淺也術法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迄至也言法前代帝王之典禮巡省四方至於四嶽申宗祀之儀也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之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言高祖受命而不暇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也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言莽既受命故岳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丁當也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企舉也四面內向謂順服也喁喁衆口喜悅貌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帝謂莽也已止也言天下傾心雖欲勤爲辭讓不事封禪可以止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

襲以示來人摘之罔極奮起也襲藏也一介一也言宜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起堯舜二典合而成三藏以示後也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令萬世之後常荷高大之德履敬謹之道也栗栗敬也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鏡鑒也聆聽也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荷天衢提地釐天下之士皆欣荷天道之亨通統其地理以助君之安人也地為臣道提統也釐理也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上則高法也試試為之也





〇典引 并序典者常法也引者伸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引而伸之故曰典引

班固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 太史司馬遷也 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 史記始皇贊中全述賈誼語而班固則以誼所言者為非 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

臣具對素聞知狀本所聞知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陷刑論遷坐宮刑也微文譏刺作隱語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謂私卓氏女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周備也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固言相如之封禪文爲忠而賢於遷大是偏頗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因史見意謂修春秋示褒貶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

被學謂爲學官也最舊言久也淩漸也畢盡也言報天子之恩如天之無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隨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軼過也言光揚大漢之美聲過於前世也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因煴煴烟煴陰陽和貌有沈而奧有浮而清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同沈而濁者爲地浮而清者爲天沈浮交

錯庬類混成地體沈而氣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衆類以之而成肇命民

主五德初起民主者天子也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水終而復始同於草昧玄混之中易曰天造草昧混猶溷濁踰繩越契

寂寥而亾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寞無聲莫能相告故易系不得綴連也詔言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

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得而修也其有名氏號令之君繼天開治者莫不始於太昊以爲帝王之首上古遠乎其書尚可得修也闡開也繹治也夐遠也

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

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言上

考天道下承龍飛明著於典謨以爲百王之首者莫崇於堯陶唐舍㣧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熈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廻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歷虞夏商周四臣已徧乃歸功元首之子孫故授漢漢爲堯後元首謂堯也㣧郎子也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値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三季謂夏殷周之末言使漢承三代荒亂之末値亢龍悔窮之災日月晻昧星辰垂錯常理敗壞古書虧缺聖教喪矣而漢能修之也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玄聖孔子也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言大舉洪業立助祖宗贊揚前古以蹈聖哲之跡備哉粲爛眞神明之式也雖臯䕫衡旦密勿之輔

比茲褊矣茲孔子也密勿僶俛也褊小也言古道之興皆由孔子神明之法式雖皐陶與夔及阿衡周公之輔較之於孔子亦云小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天命既至則候時而動其出也如龍潛而見遂躍於淵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拊翼未舉欲飛也海內雲蒸雷動電熛必搖反熛飛也胡縊莽分尚不溢其誅分身首相離也溢治也高光未至胡亥王莽皆先已誅不待二祖至而後治其罪也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祖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也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淵穆深美之辭尚書舜讓于德不嗣古文台爲嗣二祖既除暴亂諸侯推尊乃讓於有德自謙不能嗣古帝王此深美之讓也

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矢陳也敦勉也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衆陳兵誥誓勸勞蓋以威德自定也撝與麾同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火漢德也火曰炎上孔佐郎孔子也能表相祖宗故曰佐弘陳所陳列之大道也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誥誓謂尚書也言漢帝之儀則尚書所載亦不及也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鋪布也言布觀殷周二代大小之度亦有可以探其賾者洪大也纖細也賾多也並開迹於一簣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湯文肇基於小邦如起一簣之土本同列國爲諸侯奕世勤勞以撫下人乃爲方伯始統率列國也侯甸諸侯之國也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

討韋顧黎崇之不恪乘因也言因其命賜以彤弓黄鉞乃始征伐也韋顧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成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書曰西伯既戡黎至于參伍華夏京遷鎬亳參伍酌量也言殷周酌華夏之中定爲京都乃始遷於鎬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湯武自北面臣位用虎螭之兵攻滅桀紂以升天子位也革改也天邑天子之邑也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湯以臣伐君故古今義士雖以爲華美而終非忠厚之道武周樂也護殷樂也孔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恥於始伐也豈不然乎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此商頌周頌美殷周用樂於宗廟之中也於穆猗那皆美也翕純皦繹孔子論樂之辭也以崇嚴祖考殷薦宗

配帝周易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舄奕光耀流行貌言二代以臣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行於篇籍能光明而不渝變耳無殊績也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矧況也泝上也況我大漢以堯爲基上考其源流乃孕育舜禹而成範殷周也蓋舜禹堯臣契湯之祖稷周之祖亦堯臣也故如孕而生之育而長之甄陶而成之甄謂以土燒器也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襲因也高祖光武爲二祖考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六幽謂天地四方幽遠之處仁風翔乎

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鬼區卽鬼方也慝亡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慝惡也回邪也瑣細也頤養也言邪惡者無不絕而殺之微細者無不安而養之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昭明也登成也言定三才明成之功非堯不能興也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方漢旁求博采故有策遺於下者皆遍聞之以立訓焉至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而亡朒朓側匿盈縮之類是也外運渾元內霑毫芒渾元造化之氣毫芒物之微細言巨細咸被也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性生也言物得所已久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其功爲百王之君榮名光照於宇宙

自古帝王無與亢也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虔敬也鞏固也言漢有此威德乃猶敬謹勞謙戒慎自貶其成功自抑其安定不敢論制作封禪之事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寓內而禮官儒林純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葸與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監謂光武封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禮之惟此宣揚於天下也監即周監于二代之監言禮官既不能傳述帝道幾于慎而無禮也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三公岳牧之官皆欲進言於帝也三事三公也寮官也僉皆也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世宗武帝封禪之軌則也躬奉天經孝者天之經言天子身行孝道也惇睦辨章之化洽尚書

惇敘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古平字也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巡靖巡狩而安之也燔瘞懸沈肅祗羣神之禮備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懸祭川曰浮沈肅祗皆敬也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來儀鳳也言感天子之德乃與常鳥之族集於闕下觀魏闕也肉角馴毛宗於外囿麒麟肉角馴順也毛謂獸也養獸之處曰囿擾緇文皓質於郊黑文白質騶虞也擾馴也升黃輝采鱗於沼謂黃龍也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三足瑞烏也軒翥飛貌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祚極瑞者朝夕坰牧圖諜皆圖書之類言祥瑞朝夕見於坰牧也林外曰坰郊外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日月以下邦畿

之內奇異卓犖之瑞生於帝都洋溢于遠國也方州帝都也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麰莫侯之事耳武王伐殷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武王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詩誕降嘉穀惟秬惟秠秬黑黍也韓詩外傳貽我嘉麰麰大麥也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寅敬也聿修也言嘉此瑞者蓋用昭明敬畏修政安兆民以成多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左傳薳啟疆曰辱見寡君寵臨楚國鑠盛也登其爲身而有顓專辭也成王所以封禪者登爲其身而爲專擅之辭蓋以光祖考之德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充厥道恁思也旅陳也若如此漢亦宜勤思陳力以充封禪之道也啟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

占啟開也恭館置金縢之所金縢周公請命之書藏之于匱緘之以金東序東廂也秘寶則天球河圖也此二物皆可以占驗受命之事故開而進之以流傳其占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信至明乃天賜之以開賢哲也**孔繇先命聖孚也**繇道也孔子之道先此而命於我者後聖之所孚契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丁當也景明也言逢其吉瑞當此嘉辰乃王者之明命也**順命以創制**順天命以創立制度**因定以和神**治定作樂**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三靈天地人展廣也放唐謂堯也卽放勳陶唐之謂明文令典也**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此事體大而信寤寐之次於聖心也**瞻前顧後豈茂清廟憚勑天命乎**言天子可以瞻前顧後封禪之事皆以光揚宗廟豈輕祖而難

告天乎茂輕也清廟祖廟也勑告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伊惟也遂古上古也戾至也此謂漢也自古作封禪者七十二君今漢有二是七十四人也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言前封禪之君尚假竹素以考其跡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者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台我也如我安可獨闕此禮哉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宅言天子以封禪之事諜於人也與之斟酌道學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言與羣儒故老求道德之深源尋仁義之林藪以望符瑞之至亦如飲食以求其醉飽也肴肉也覈果也臻至也旣感羣后之讜辭又悉五繇由之碩慮矣五繇卜辭也碩大也

言感百官之正辭知其可矣又盡卜者之大慮以知吉祥將紹萬嗣揚洪輝奮景炎紹使也與併通炎盛也言將使萬世揚大光振明盛也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律法也亘終也皇漢也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論贊〇公孫弘傳贊（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論傳內人之善惡亦論〻意也）

班固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易漸卦爻辭皆曰鴻漸言健翮以漸而進也史記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公孫弘少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六十對策拜博士卜式以田畜爲事牧羊十餘年後拜中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武帝聞枚乘名迺以安車蒲輪徵之主父偃臨淄人武帝時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

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古竪桑弘羊洛陽賈人子故曰賈竪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衛青父鄭季與衛媪通生青其家皆奴畜之故云奴僕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故云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殷高宗夢傅說得諸傅巖版築之間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擊牛角而疾歌朋同類也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鄭當時守莊爲太司農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唯恐後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則東方朔枚臯滑稽轉展隨俗也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漢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與馬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新聲爲協律都尉桑弘羊以心計爲侍中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帥漢書作率武帝病篤霍光日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磾日磾亦讓光遂並受遺詔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茂異謂茂才異等而蕭望之梁丘賀

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梁丘賀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至少府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爲太子太傅穀梁學有尹更始爲諫議大夫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革改也言改魏命歸於晉也

干寶 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 代謝興廢也 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 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栢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有不自有其功也求不求其報也象法也言如此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耳 鴻黃世及以一民也 黃帝紹帝鴻氏故云鴻黃世及謂父子相承也言此以一民之志也 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 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大名禪代之美名也 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

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言各逐運數而天下之人隨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也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故云古命以始魏志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故云今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言終始不同豈惟人事耶乃天意也

晉紀總論 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

干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謂魏武爲漢丞相時懿任文學掾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輿軫謂乘輿也三世謂武帝時爲文學掾文帝時爲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言宣帝禀性深險如城府之固但能寬綽容納數術也御使也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鄧艾字士林義陽人典農

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懿懿奇之辟以爲掾遷尚書郎荊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爲從事司馬懿時鎮宛潛數遣詣懿泰由此遂爲上所知歷兗豫州刺史艾善武而泰善文所以言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

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達在新城故云西淵在遼東故云東曹爽俱受遺輔政故云內太尉王陵在壽春故云外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神略言智如神也四克謂克四方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輔車之勢謂吳與蜀爲援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屢數也鄙亦邊也象法也言晉之興大法從此始立也繼業謂相繼已成之業也玄豐亂內欽誕寇外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

（軍故云亂內揚州刺史文欽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起兵在外故云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幾微也兆見也）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淮浦許洛即上所言內外也言皆黜異圖之人以明前業也）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鍾會鄧艾為將征蜀庸蜀地名）三關電掃劉禪入臣（蜀有陽平關江關白水關為三關電掃言疾也）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天子命太祖為晉公加九錫禮又進公爵為王）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世祖武帝也享當也皇極天子位也）正位居體重言慎法（正位居體取中順之意重言即易重巽申命之意）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

詠惟新四海悅勤矣【周易說之大民勸矣哉言新政寬嚴相濟也初受魏禪故云新】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言武帝修先祖欲伐吳之志輯修也】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爲衆【腹心謂近臣也異議謂張華王濬言伐吳便荀勗賈充以爲不便也羊祜來上疏以國家之盛强臨吳之危弊不踰時尅可必也上納之爲衆即此善謀便爲衆多也】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咸寧武帝年號排擯也擯棄荀勗賈充之議杖倚也倚王濬杜預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三峽山名桂陽郡名】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咸熈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於石頭吳王孫皓面縛輿櫬降於濬不二時謂不及二季也來同謂並歸晉也】夷吳蜀

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夷平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塞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大康武帝年號也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餘糧棲畝謂禾穗遺於田畝如鳥之棲宿也舍宿也行旅草宿閭門不閉言無盜賊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資給也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山陵未乾言時近也駿爲太傅作亂被誅后謂惠帝后也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孟觀知中宮旨因譛二公欲行

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亾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毛詩宗子維城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助王室也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不相穆以干戈相討言諸王兄弟如之歲構年年有之也師尹無具瞻之責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師尹大臣也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守衛上號曰太上皇徙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言朝居尊貴如伊尹周公之賢夕則屠戮為夏桀盜跖之惡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

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後漢書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帝聞之謂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干紀謂犯綱紀也言輕薄小人役姦惡之智與時政相投如夜蟲之赴火不自知其有殺身之禍也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爲惡者反獲善名是名實反錯也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漢書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無結草之固甚言無繫絆也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爲主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州揚州刺使蕭峻降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劉淵以離石之卒攻破諸郡縣自稱王王彌起兵攻東莞復攻青州撓亂也二十

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河洛之都皆爲劉曜劉粲所破化成丘墟戎羯謂羌胡也二帝謂懷帝爲劉曜所虜愍帝爲劉粲所虜俱蒙塵於平陽死於虜庭故云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離石縣名都尉官也散吏謂無所主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illegible]裳爲旗非戰國之器

也耒農器也裳衣裳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非鄰國謂不如吳蜀也二都洛陽長安也拾遺草與驅羊皆易也將相王侯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周禮以防止水尚書若火之燎于原靜息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擾安也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尸主也百姓皆知上德之

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左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毛詩鬱彼北林晨風鳥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

事乎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紀而為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

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基深則入心固結而不可遷移也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

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言昔之有天下者中間豈無邪僻之主哉而不亡者有此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

侯存亡之數長短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

本也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故云知存亡長短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

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姜姓也嫄后稷母名后稷

周之祖先播殖百穀以養人文武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周公思有文德之后稷功能配天極中也衆民蒙播殖之教皆因后稷而得中也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台家室毛詩大雅文穎垂穎也栗成熟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有是成熟之盛也邰地名也本后稷舊居堯以有功封之於邰使無遷改室家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毛詩大雅文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之公劉不忍民與鬭乃棄邰裹糧之豳豳地名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毛詩大雅文由原而升巘復下原言反覆以重民居也以

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

之莊子曰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毛詩大雅文謂亶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周人謂豳人也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太王止於岐下百姓以漸而多毎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毛詩大雅文也時耕曰宣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貊猶繼也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毛詩大雅文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小心翼翼恭順之貌昭明也聿遂也懷來也言能恭敬遂來此多福也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黃耇黃髮老人也四教見禮記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師傅女師傅母也澣濯洗浣之衣也煩辱謂修女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大雅文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林中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犯者亦由貞潔使然毛詩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言能化之使有

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內謂諸夏外謂夷狄天保詩篇名以上下諸詩也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遭變謂管蔡流言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基本

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至文王十五世武王十六世加以成王則康王爲十八世平定也居也有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經緯猶織以成之節理謂以節度理人也恤憂也隱微也纏綿遠也言周家本根之遠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烈盛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周之得天下無所爲而爲之今言有爲爲之與周異也事在下文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傲也言務在用兵伐其英雄誅其傲慢以便當時是以不暇於修仁恩也受遺輔

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亳齊王芳也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言在當時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高貴鄉公髦也沖人幼小之稱昔周公攝成王政後復子明辟而高貴不得如之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二祖謂景文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以上言建國本者薄與周異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言臣民皆不古若也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黜退也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名檢聲名行檢也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信者為褊狹進仕者以

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望空謂負虛名也勤恪謂勤實政也是以目三公以蕭機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蕭機蕭然忽機也上議大言也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劉頌武帝臣嘗訪治道悉心陳奏傳咸爲左丞糾尚書郭啟赴妹葬疾病不辭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毛詩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詬病詈疾之也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言毀譽善

惡皆不知其實官人者惟私其所好而入官者亦便其身圖而已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秉鈞軸言執權平國家重事者更兼領十餘職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極其尊言秉鈞當軸也錄其要指兼官之事而言也勢家之子率多不拘資次而超進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風塵喻穢俗也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劉寔字子眞平原人疾時貪競著崇讓論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爲褒顧所駁事不行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傅咸字長虞爲司隸校尉執正彈糾多不見從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櫛梳也織紝理繒帛

也言皆委婢僕爲之未嘗知女工絲枲胥里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禮記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易在中饋無攸遂毛詩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知此事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鑿契箕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傳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亾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阮籍放蕩不依禮法〕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戲答師尹大臣也僻不正也〕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王渾與王濬爭功更相表奏〕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郭欽上書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當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爲便帝弗聽〕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傅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亾秦之病復發於今矣晉主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克己爲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毅對曰桓靈賣〕

官錢入于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若也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核考也傅咸上書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魯褒作錢神論左傳臧哀伯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中庸謂非賢非愚守文謂守常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傳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亾矣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左傳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惟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爲痛哭流涕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惠帝諱衷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

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賈后惠帝后也六宮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承亂謂繼惠帝之亂也羈束也彊臣謂東海王越也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洛陽傾覆秦王業避難於許豫州刺史閻鼎立以爲主後遷於長安此徒厠天子之名而無其實也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載年也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愍懷太子名遹

賈后矯詔使小黃門孫慮害之淮南王名允趙王倫害之成都王名穎張方遣田徽殺之長沙王名乂河間王顒誅之言此數王俱見誅戮懷帝始自諸王爲天子劉向之讖云滅亾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琅邪王叡南陽王保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徵祥謂讖與嘉禾也禍辱及身謂被劉聰所虜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毛詩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言懷帝貳其心也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

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淳大也耀明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也烈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下業未變故大命再集於東晉也

文選卷之十

文選卷之十

天下業未變故大命再集於東晉也

烈業也渝變也晉承秦之後故云然言

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正有淳濉之德故其子孫昌也　濬大也濬川也秦為高辛氏火



